



四書恆解

四恆

竹

共拾本

0712
1479
7



門口 12
荒
卷

孔子而始得... 則修己治人之... 善矣心為子... 臣請孟子之... 則修己治人之... 善矣心為子... 臣請孟子之...

孟子恆解序

愚讀孟子之書而嘆其遇爲至
窮其心爲至苦也蓋自三代以
前修己治人之道皆在君相至
孔子而始創師儒之局然其時

文武周公之制猶存故孔子得
以其法訓誨及門而漸幾於性
與天道降爲戰國不特禮樂蕩
然卽禮樂之籍諸侯亦惡其害
己而去之遊談之士朝布衣而

暮卿相惟以舌辨爲能耳復有
縱橫楊墨談天雕龍之流橫議
交作則上旣無以持其綱下亦
無以明其學孟子卽欲如孔子
之無言亦安能之且夫道者人

之所以爲人而其實則仁義而已矣仁卽性性卽道義者所以行仁無內外精粗之別而有隨時處中之權不得其義將生今而復古或隨俗而毀行雖欲存

往聖之遺不可得也孟子以時聖表孔子而以仁義正歧趨至於性善養氣立命事天之學則反復以詳明蓋當時承學之士旣鮮有規矩可循而異端之徒

又方以邪說相煽予豈好辨哉
予不得已也孟子固嘗自言其
心矣第其文多恣肆隨所問答
委曲誘人精微之言出以淺近
是以疑者頗多然其心固猶是

孔子之心其道則堯舜以來相
承之道特所處之世不同故隨
時救弊之法亦異而非有毫髮
不合於中庸也自漢以來遞有
傳註至朱子而孟子之旨大明

孟子卷八
四
第其微言奧義不免於世俗之
混淆者猶有也 沉幸生

聖世從容涵泳者有年乃取衆說而
折衷之稍有未詳卽贅爲附解
惟恐孟子之意不彰並後世希

聖之賢所以因時制宜者亦不
得其通變非敢問世也而門人
竊抄輯成書謂爲可採 大雅
君子匡其不逮誨而廣之是亦
愚闇之私願也夫

雙流後學劉沅謹識

凡例

一孟子書戰國時列於諸子故經秦火得不焚棄漢代最先
出漢文帝時與論語孝經同置博士無訾議者至宋元祐
中從王安石議以論語孟子試士司馬溫公以安石故作
疑孟晁說之作詆孟然因門戶之見並毀先賢殊非公論
後世又有踵之者亦徒見其蚍蜉之撼而已

一趙岐孟子註其題辭能知孟子而註多不合孫奭之疏則
人以爲僞托朱子亦嘗譏之其於閤旨固罕所發明也歷
代如蘇穎濱張九成張南軒余允文蔡模等皆有著作均

罕究孟子之奧者若近世孫鍾元黃宗羲等則以私見強經就己而不顧本文語義尤不足論也

一孟子與孔子所處時勢不同愚序說已略言之孔子時雖衰亂禮教猶存一王之法故孔子身體而得以教門人卿大夫士賢者猶庶論語一書半師弟講學之詞七十子之徒禮樂詩書日習其事孔子特提挈其倦肆故孔子之言渾約者多孟子之時上以立談取士下以議論相高班爵之籍除則典物無徵矣井田之法壞則士多無田矣爭戰者以桓文爲法故黜之事君者以苟合爲榮故矯之與俗

人言不得不委曲推衍其義故孟子之詞多繁使孟子與顏閔同時必不如是之好辨前人乃於此判孔孟低昂抑何不達也

一惟知孟子之時則其言仁而兼義言心與性之不同及養氣不動心諸說皆知其本於孔子無毫髮之差謬愚於本文各章已詳言之茲不贅

一先儒言孟子有英氣害道亦非也春溫秋肅雨露雷霆各有功用惟其宜而已是非理欲之辨世道人心所關一味含糊與訥以爲渾含不露是使模稜鄉愿藉口也孔子斥

王孫賈舞佾歎諸夏矢天厭何嘗無峻厲之詞以此求聖賢之分難免差謬

一孔子修春秋意主尊王而孟子勉時君以致王人亦疑之不知當時諸侯果能行王政則方將仁育義正返身修德之不遑又何敢覬覦神器且果用孟子修德行仁救民於塗炭天下皆已景從如周之天命未改修方伯連帥之職恪守侯封如文王之服事可也若其天命已去謳歌訟獄不期而集應天順人俾周之子孫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如杞宋世守長保祀事可也不幸托諸空言未見實用而生

民既展轉於鋒刃周亦竟滅於強秦是孟子之所慟也
一趙岐謂孟子長於詩書尹焞謂孟子通易皆滯解也言以明道而已道得則天地萬物之理皆吾身之理約而守之亦可恢而廣之言可爲經行可爲法亦何經之不通而何事之僅合於經乎

一有德者必有言韓昌黎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文章之道不越乎此二者孟子書文章最妙祇緣道理爛熟於心信手拈來自然精妙又充實之光輝見於文字者浩浩落落如此眉山蘇氏得孟文妙處亦其天資高明

胸少塵滓故得其大凡然與孟子之道德文章渾而爲一則未逮耳

一孟子七篇前人謂孟子自訂非也書中於門弟子稱子諸侯王多以諡稱其爲門人所輯無疑秦火以後孔孟之徒多無考據想孟子門人如樂正子輩必有一二人得其道者然後彙爲此書若竟無人何以與論語同存前人不知聖賢無心身後之名徒見後世學者競誇著述以求遺蹟於是以前孟子自爲此書以貽世也亦淺甚矣

一文章與風會相因說者謂聖賢亦不能不隨世運如周易一書孔子之言較義文明暢不知世俗之文則爲風會所囿耳道德之言不然孔子繫易惟恐人不識前聖之意隨文敷暢其詞固多易曉然雜卦傳一章簡奧豈遜義文可見孔子非不能爲簡約之文特爲門弟子言不得不求其易知耳孟子之言亦易解然盡心章該天人性命許多義理其奧豈復有過而其文亦不傷煩若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簡矣而其義累千百言未易明也學者不求諸本原而第以文詞求聖賢愈難而愈遠矣

雙江劉 沅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四書恆解孟子卷一 晚年定本

梁惠王上 凡七章

雙江劉沅輯註

孟子見梁惠王

晉大夫魏斯篡晉為諸侯其孫名瑩僭稱于徙都大梁惠諡也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

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趙氏曰叟長老之稱顧氏曰古者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自鄒至梁五六百里而曰千里概言之也利便於己也 孟

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慈愛之心理行而宜之之謂義利與相

反王倡言則下效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

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

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

乘去聲蹙於豔反○申言

求利之害朱子曰征取也乘車數也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蹙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申言仁義之美朱子曰遺猶棄也後不急也上王以仁義化民民自愛敬其君親不求利而利矣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止王求利之心

附解孟子鄒人趙氏謂魯邑之鄒非鄒國之鄒本邾地魯滅之而為鄒然此書言鄒與魯鬪又孟子葬於魯是孟子魯人其曰鄒人蓋鄒也詳見鄒與魯鬪及葬於魯反於齊章

孟子生年卒月無可考閻百詩始約略計之而曹之升更輯年譜一書考證雖勤然實鑿空矣古人年歲多不可稽孔子平生略見於史記而以論語考之亦不盡合况孟子之茫無足據者乎曹氏謂孟子先客鄒繼客齊皆臆說此書為孟子正經記者特於篇首揭孟子見梁惠王明惠王卑禮厚幣招賢而孟子始至繼惠王卒襄王立即去梁齊宣王求賢致稷下之士三千人孟子亦往其他國未嘗輕見故曰不見諸侯也滕文為世子時即尊禮孟子而孟子後始至滕魯父母之邦因樂正子言於平公將見不果孟

子亦未與見其平生抱道自重而曹氏不知乃妄爲之說
其他何論孟子曷嘗遍遊列國哉惟其本抱道自重不見
諸侯故老而始見梁惠王王稱之曰叟也且孟子一生惟
仁義二字記者特記此章於篇首見其可以括全書之概
以史記考之孟子年實百四十餘歲而後人謂止八十四
不知長年古人恆事子夏年百四十歲孟子何以不能百
餘歲聖賢年歲多不可考而孟子之年則有可據詳見君
子之澤章千乘之家卽千乘之國對天子言則稱家畿外
諸侯對其臣言則稱國天子畿內地方千里提封百萬井

除山川溝洫城池邑居園囿衢道之屬三分去一定出賦
之地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天子之公卿采地在畿內不
過百里出賦之地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畿外諸侯同畿
內諸侯第其山川閒地較多其大夫采地得諸侯十之一
出賦六千四百井可出車百乘此周初之制孟子時已不
然特借言上下交征之害多益求多耳惠王以前皆稱侯
惠王始僭稱王而孟子亦王之且襄王始追尊父惠王爲
王孟子何以卽稱之曰王考諸史記七國僭王齊魏爲先
故獨於齊魏稱威王惠王蓋自爲僭王未與諸侯約而卒

追惠王子襄王立與諸侯會於徐州始相要結各稱王故
史記云相王言相約皆稱王也史又云追尊父惠王爲王
蓋會諸侯而歸以此告廟定王號非惠王未王而孟子稱
之以王也張氏椿曰春秋吳楚僭王孔子曰楚昭王知大
道也遙稱且然况面語哉愚謂孟子使用於齊得行其道
自必告王以僭王之非若面見自無遽斥以非之理仁止
是天理念念天理施於事而合宜卽爲義孔子時周室雖
衰文武周公禮法猶存故孔子第教人學禮於門人勉以
仁孟子時禮樂蕩然人不知仁孟子乃合仁義言之以明

仁非虛言存心必徵諸事義非逐物以求必根於心此因
時救弊立言非苟而已也梁本梁伯地魏初都安邑今山
西平陽府惠王徙都梁今河南開封府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樂音洛篇內同。沼

池也在園中鴻鴈之大者麋陰獸鹿陽獸同類而殊山澤賢者謂孟子王恐孟子以此爲非孟子則借其言以導之於賢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
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

能樂也亟音棘麋音蔓鶴詩作翬戶角反於音烏物音及○朱子曰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

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營謀為也攻治也不

日不終日亟速也文王戒以勿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靈圃

靈沼臺下有圃圃中有沼也應牝鹿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

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嘆美詞物充滿也言文王雖用民

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文湯誓曰

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湯誓曰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

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朱子曰此引書而釋之以

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

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如天之有日亡吾乃亡耳民

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甯

與之偕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

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附解賢者舊說謂賢君然梁王因在沼上見孟子來覺有愧

色故曰賢者亦樂此乎王意指孟子而孟子則借其言以

明賢君也古者天子諸侯原有觀臺以觀星日察雲物為

民備禦水旱災祥之事非徒遊觀計也自文王為臺民樂

之而稱以靈臺後周公制禮遂以為天子之號諸侯則曰

觀臺靈臺之側為學宮其下有圃有沼蓋文王觀天時宏

樂育與人同遊觀之樂即一詩而可見焉孟子節取之以

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故不暇旁及他義也論梁王之圃

僅備遊觀與文王迥殊孟子引之同樂於民亦不苛究矣

麋澤獸鹿山獸雖同類而性各不同月令麋角解先儒謂
陰獸故感陽生而角解

純廟改正爲塵謂乃羣鹿之主足破千載之誤鹿性易驚麋鹿
妊而伏也卽禽魚之馴伏以見文王德化翔洽麟趾騶虞
之意也左傳秦伯以晉侯歸賓諸靈臺蓋卽周之故臺迨
後衛侯爲靈臺則僭擬之又公羊傳謂天子有三臺靈臺
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布化育圉臺以觀鳥獸魚鼈然
卽詩言考之則其說妄矣按西周策周君反見梁圉而樂
之則惠王之圉繁盛可知孟子不折其非而引以同民王

乃不能進究何以同民則亦徒自樂其樂而已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
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

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謙言寡德之人

也金氏曰魏都大梁在大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爲河內河東今山西安邑等縣河內今河南懷慶府等縣凶饑歲移丁壯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

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

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

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趙氏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朱

子曰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遺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耕耨收穫之時不違民不失其候而上亦不以他務妨之也數密也罟網也洿池因窠下之地以為池古之網罟其目四寸魚滿尺而後食時草木零落之時不可勝食用言多也天地有自然之利而民之養生喪死賴焉在上者或專其利或任其暴殄而無制則墮為之禁令以裕民民心慰而政教乃可施故曰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

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

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趙氏曰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邑村落也田中之宅則以公田二十畝為之孟子曰樹墻下以桑古裘毛在表故以帛襯之而益煖五十始衰七十衰之甚矣畜養也時孕字之時百畝之田人各授田百畝奪其於違有侵虐之意庠序皆學名謹規制善也孝悌學之本故常申之頒與斑同髮半白也負背任物戴頭任物黎眾也此言制產立教之概而以王欲動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李平表反刺七亦反○趙氏曰檢斂

也餓死者曰莩發發倉廩以賑救之死卽莩者歲也歲凶殺之也素無養民之政而後歲凶殺人猶刺人而殺之誘罪於兵兵不任咎也

歲豈可罪哉

附解盡心二字常人多藉口以自諉聖人治天下則不敢云然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所以養教之者一毫未至卽於心有憾而猥云盡心乎祇此二字梁王之底蘊已見其平日未嘗制民之產又兵役疲民心鬱而上干天和凶歲應之乃不自返己以移民移粟爲盡心謂民不多於鄰國孟子就其求勝之意折之乃陳擗節愛民之意先公利於民而爲之節制再制民恆產教以庠序然祇言其大概其規

爲之詳梁王不問孟子亦未言也河內河東古今稱號不同當切梁時言之移民移粟亦救荒之一法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大荒大札令邦國移民通財卽移粟也第止臨時不得已之一法平日愛民如子養之教之必有其道不遺其憾或災歉則以十二荒政輔之此豈梁王所可藉口哉不違農時與勿奪其時微別春耕夏耘秋收常也而五穀各有所宜天時地利亦不一致拂其性失其宜卽爲違時此半由民自酌半由上立制不違兼二義言至奪其時則民本知時而上奪之王道之始朱子謂爲

政之初法制未備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擗節愛養之亦是
第孟子之意緊承養生喪死無憾而言蓋人無智愚莫不
以養生喪死爲亟務先令無憾則民心快慰使之遵吾禮
樂乃易信從故曰始也下節所言未嘗不在此節內未可
以鏗舟求劍也五畝之宅節重在衣帛食肉不饑不寒其
云樹之以桑無失其時勿奪其時皆責成在上養民之意
曰謹曰申亦然意則趨重可以衣帛食肉無饑不負戴也
承之曰衣帛食肉不饑不寒未有不王皆是歆動梁王意
亦非謂此爲王道之成古者士農工商皆民爲之不似後

世判然各途故古之不違農時也難今之不違農時也易
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先儒多疑之不知古
中原皆今北五省地村落皆爲城郭卽邑也非國邑之邑
金仁山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田廣八尺其長六百
尺是爲一畝若以今大步計之則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
古二畝半當今一畝十步衣帛食肉古人原有限制五十
七十者則常用之今之棉布來自外國古布皆以麻爲之
其裘毛向外而加褻衣用布則厚用帛則煖謹庠序之教
明人倫正學術許多規制在其中梁王無意實行故不能

進究也檢字訓從趙註黎民訓從鄭箋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王聞孟子致王之言而有孟子對

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

乎曰無以異也趙氏曰挺杖也以殺人二字動其不忍之心而先詰之以挺刃與政之別王不能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

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

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王忘民母以動其不忍之心惡猶何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

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備音勇為去聲○古者束草為人以殉葬名曰刍靈

後人易之以木設關而能備跳故曰備孔子惡其太象人形斥以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似人者猶不欲其死也况實使民饑而死乎

附解梁王功利俗見因孟子以致王之道告之又存奢望故

云願安承教其實未嘗動念於民生自悟其不仁也故孟

子先發其不忍之心夫人君非至愚未有以殺人為樂者

不知為民父母素無愛恤之政致使流離困頓即是殺人

肥肉肥馬非必不可有之物但賢君登民於仁壽然後安

於玉食駮牝三千用徵富民之效不恤民而專務之則為

率獸食人矣先言殺人次言民父母終之以如之何其使

民饑而死無非欲聳其聽使發露天良然後可與言王政

而王不然也此可以見其願安承教猶是功利之俗見耳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

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

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分晉地以為國故

猶稱晉國史記惠王三十年齊救趙擊魏殺龐涓而虜太子申衛鞅伏甲而虜公子卬惠王恐割西河之地以獻秦合十

七年秦取少梁計之蓋七百里戰國策魏克邯鄲楚救趙取魏睢濊之間比猶為也洒恥雪恥也孟子對曰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去聲○言喪地不足恥百里亦可致王王如施仁政於民

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

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罪重者刑輕者罰什一為稅收稅之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為斂省

薄仁於民也深耕則土疏耨善則生暢易治之精也盡心為忠誠實為信養教周而民心愛戴是以能為君效命也彼

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

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養去聲夫音扶○朱子曰彼謂敵國

也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征正也申言撻秦楚之意如此附解當時以戰勝為強惠王欲雪恥者圖勝敵耳孟子導之

朱子曰仁者無敵蓋古語也以王則不但雪恥而已制梃以撻秦楚誰與王敵皆歆動

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

之辭第其要在仁政仁政之要在於養民民生遂而後教以孝悌忠信彼其愛敬君上之心積於平日必將以君之恥為恥直是說得簡易之至而猶曰王請勿疑者王狃於時尙必不能無疑也熊氏曰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乃知孟子之言不我誣也南辱於楚朱子誤引襄王事不必曲從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

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去聲卒七沒

反惡平聲○人蓋孟子之門人也蓋孟子一見襄王後即去梁故告其門人若此朱子曰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無

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對曰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王再問而孟子

再對也嗜甘也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

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

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

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

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朱子曰周七八月夏五月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

起貌禦禁止也人牧牧民之君也領頸也孟子述己對王之言以慨天下難遽定也非暴王之短

附解前人據竹書紀年史記諸書謂孟子去梁適齊必求其

年以實之不知史載年月每多錯誤卽春秋傳尙然何論
其他孟子應惠王之聘至梁不久而王卒子襄王立一見
卽行自無可疑若去梁卽適齊則未見其然也夫孟子不
見諸侯豈無故而至齊哉孔孟周遊前人沿襲而言不知
孔子亦無輕見諸侯之事愚於論語解已詳之孟子一生
惟齊梁以禮聘而始一往耳曷嘗僕僕求見當時哉此章
將去梁時語蓋私語其門人而記者記之以見襄王不用
孟子孟子去梁之由耳若非門人而孟子必彰王之惡豈
聖賢之用心哉蓋梁王雖未用孟子猶有敬禮之意故孟
子留梁亦孔子公養見行可之意庶幾可以救民於水火
今其子尙不如其父則身不可留矣或謂晉用夏正孟子
言周正因未臣梁故云然蓋謬說也三代聖王民事皆從
夏令惟年節則子丑寅之不同六經所言皆周正王制也
時或夏正如今日稱古制以名官稱古地以表地也晉何
嘗用夏正孟子卽臣梁豈卽用夏正哉至不嗜殺人惟三
代聖王可以當之漢唐宋祖得其彷彿卽興矣而况實以
聖人之心爲心哉漢唐不能正家宋祖不免篡奪豈足語
於不嗜殺人哉東坡之言僅得其半耳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

乎朱子曰齊宣王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道言也以已

齊桓晉文為能而民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

莫之能禦也朱子曰保愛護也保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

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

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

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

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

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斲音核觶音斛觶音

臣釁以血塗之之名新鑄鐘以牲塗其隙觶觶恐懼貌王疑

致王之難孟子即王不忍之一念而言可以王百姓或以王

為吝財臣固知王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

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

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

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

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孟子

指王不忍之心欲其因此而及民王不知之惟自明實非愛牛則徒自是而

已故孟子設難以折之異怪隱痛也牛羊同堪憐而獨不忍

牛王無以自解也但言我實非愛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

財而迹似之宜乎百姓云然也

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

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王不忍之心偶然發見而不自知百姓亦

不知之孟子特揭之以期王擴充無傷猶言不害也仁術天理中之智巧也聲將死之聲王見牛將死而不忍乃人心之常君子於禽獸豈能皆全其生亦惟慎於見聞而已庖廚不可廢而見聞之則不忍故君子以禮節之然後仁義兼全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

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

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王不忍之心久而

忽忘得孟子之言而迴思尚覺惻然因問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

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

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

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

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趙氏曰復白也許信也百鈞三千斤也朱子曰羽鳥羽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

見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王既惻然於心孟子乃因其明以曉之不忍於一牛而忍於百姓無此情也故王之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

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

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

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折枝舌反。朱子

日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折枝趙氏曰為長者按摩手節少者恥是役故不為耳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

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

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

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其老而敬之幼以其幼而慈之吾老吾幼吾之父兄子弟

也運於掌形其易也詩大雅思齊篇朱子曰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此乃實告之以推恩之道古人由親

親仁民愛物今王愛物而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不仁民詰之使自思也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度待洛反○朱子曰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稱量之也物之輕

重長短必權度而後知心於事理尤不可不度之王抑王興

不忍於一牛而忍於百姓輕重長短紊矣故請度之抑王興

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轉語辭構結也王以興

兵構怨之故不恤士臣是以功不至於百姓豈其以是為快與詰之使動其不忍之心也王曰否吾何快

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非快心於是則非獨忍於百姓也而曰求大欲則蔽於所見矣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

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

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

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

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

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所為之為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闕同朝音潮

○朱子曰便嬖近習嬖倖之人已語助辭闕開廣也朝致其來朝莅臨也若如此也王以大欲而失其本心孟子斥其無益杜其欲而後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可引之於正也

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

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

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

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又以興兵構怨之災惕之約計海內九千里

而齊僅有其一則大欲必不可成惟反其本可耳本仁政也朱子曰殆蓋皆發語辭今王發政施仁使

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

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

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曰賈發政施仁事非一端孟子且先以天下皆欲來齊欲動之以明己之大欲不足恃而人皆欲附為可恃也王曰

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

嘗試之

惛與昏同○王感孟子之言而求教欲試行之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

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

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

而可為也

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恆產常生之產恆心常有之善心言民因無恆產而後為惡不制

產而徒刑其惡如張綱以欺民仁人何忍為此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

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

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

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

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畜許六反治平聲○朱子曰輕猶易也贍足也申言恆產之有必由上制

而因反正言之以著其效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行行仁政本謂制產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

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朱子曰此言制民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王政不外於養民民生足而禮義興此不忍之實保民而不求而獲矣

附解不忍之心天理之良人皆有之第能擴充者少耳孟子

借不忍殺鯀之一念推言可以保民而保民莫要於仁政

必反復詰難不遽言者以王功利錮心天良不現終難與

言耳及王自覺前日之心復萌然後告以推恩又恐王大

欲之念不除不能俯就又探其欲而折之極言有災復誘

之以天下之人皆欲立朝赴愬王於是欣然願請教矣乃

以仁人在位不忍罔民發其天良後定制產之要義約而
文煩以對俗人言不得不如此耳至孔子取管仲之仁春
秋亦節取桓文而孟子深鄙之者春秋時周室衰微諸侯
背畔非桓文創霸約束諸侯則秦楚吞周不待異日故孔
子取其匡扶之功戰國生民塗炭諸侯力爭各欲雄長大
抵皆祖桓文故孟子極折之以息其欲聖賢維世救民之
志固無二也春秋時周室雖衰文武周公禮法猶存故孔
子以禮教人欲爲東周重振周公之舊戰國禮樂蕩然並
禮樂之籍諸侯皆惡而去之故孟子勉齊梁以王欲復先

王之教苟齊梁果用孟子發政施仁養教備具翼戴周室
比美共和可也倘天命已去復文武之政等周於賓王亦
可也而豈導齊梁以叛逆哉觀於告齊王惓惓以不忍之
心爲重豈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忍爲之乎不幸不果
用世後半許多經濟俱成想像致後人妄生疑竇孟子之
心隱矣識者其辨之

梁惠王下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
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
音現下見

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樂音洛下同○趙氏曰

莊暴齊臣也好樂好樂心之事朱子曰庶幾近辭也言近於

治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

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的好樂甚則

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子當作暴○朱子曰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今古

之人情一也故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

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聞與之與平聲○凡

樂事獨不若人少不若眾此世俗恆情而孟子借其明以引之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

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

王的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的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

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

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

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

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為去

聲鼓樂之樂如字蹙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病與之與平聲

○王之所樂者鼓樂田獵類耳故孟子即以此言之出音曰

鼓鄭氏曰管長尺圍寸並漆之有底如箎六孔籥如笛三孔

鐘鼓其聲單出故云聲管籥其音雜比故云音疾首頭痛頰

四書卷下 孟子 梁惠王下 三

鼻莖也感其鼻頰而愁極窮困旄注牛尾於旗竿之首也
詳言獨樂同樂之異如此則樂無分今古與民同為貴矣
今

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與民同樂而民歸之則
王此齊庶幾之故也

附解戰國時禮崩樂壞先王之遺法殆盡矣安得有可好之
樂而使人好之陳善闇百詩解好樂為歡樂之樂其說似
異而實可通蓋樂以養人心之和平琴瑟鐘鼓其音即非
其器則猶古法王若好樂不必聞孟子之言而變色也且
樂以陶情可以同樂亦可以獨樂不必定與人與眾下文
以田獵鼓樂對舉則以王之樂為快意適心之事理當然
也孟子導以與民同樂與見雪宮告梁王同不然樂由人

心而生聖人慎之孔子曰成於樂放鄭聲淫樂與慝禮同
譏世俗之樂豈得與先王之樂同觀孟子即借事納牖不
應違道迎合如此朱子覺其難安故曰總不在樂上論只
在好上論然果係世俗之樂則淫哇靡縵王好之而亦使
民共好之將邪蕩無所不至而曰好之甚則庶幾不亦謬
乎凡聖賢之言千變萬化不離乎正豈有苟隨妄語者乎
故陳閻二氏之言可採或疑古之樂三字別未見閻氏曰
左傳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非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域養禽獸曰囿。文王之時，南山鄠杜間多曠地，因山林以養鳥獸，且便民後世，因以爲文囿。而附會之。孟子欲因事納忠，不深辨也。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

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

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孔氏曰：芻，飼馬

牛之草蕘，供然火之草。文王之民既被化而有德，又樵獵有時，故同囿之利而不競也。臣始至於境，問

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

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

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境而問禁，郊關郊門也。朱子曰：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附解靈臺之詩，並及靈囿，則文王之囿必無七十里，特以四

時講武田獵，則必就山林曠莽之地。漢地理志：文王作鄠

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以爲文王七

十里之囿，在是其說半是半非。蓋文王當日鄠杜南山之

閒草木蕃茂，居民鮮少。文王時或遊獵於此，平時則樵蘇

不禁，故遂相傳以爲文囿。其實靈囿不在此也。故孟子亦

以爲於傳有之也。後世人民繁多，種牧異地，則囿之所在

自不能縱民樵牧。此古今異宜，未可一概而論也。宣王於

發政施仁，不法文王而獨於囿欲援爲口實，故孟子借以

言文王同民，民故嫌小，並斥其以囿爲阱，可謂痛切矣。而

王不悟也故不能再究文王之政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

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

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愛人而不與人校故能以大事小知者識時而

善自晦藏故能以小事大湯事見滕文公篇昆夷西戎國名詩作混夷獯鬻即狄人事見後章句踐事吳見國語史記王

問交鄰問之善者也故孟子以仁知之事告之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

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

樂音洛○天以愛人為心仁者以愛人為樂而不計強弱知者恐違天自蹙而順時觀變樂天者有包容

一世之懷畏天者有善於保境之道詩周頌我王曰大哉言

篇之篇時是也單承畏天戒王毋事爭競也

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

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好去聲夫撫之

夫音扶惡平聲○王言好勇不能事大恤小而孟子折其詩剛強之氣疾視怒視小勇逞血氣之強大勇審義理之正詩

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

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朱子曰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

也旅眾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密人侵阮祖共之眾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

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

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書

周書泰誓之篇今泰誓非古此蓋古泰誓也言天為民作之
君師原欲其助上帝而寵四方寵恩寵也武王自信不負天
意故以賞善罰罪之權自任曷何也越不順理也今王亦一
一人謂紂也紂違天而衡行以殃民故武王伐之

勇無傷也

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附解齊國非小也而當時秦楚輩尤強王既不能抗而小國
亦不服王問交鄰國有道乎蓋計窮勢迫之意及孟子告
以仁知之事而自言好勇蓋特好勝耳故先折其剛強不
馴之氣而後導以文武之大勇夫文武何嘗以勇著也其
平日兢兢修德本無求於鄰國之心而大畏小懷遂階王

業王誠欲法文武之勇則必行文武之政故曰民惟恐王
之不好勇抑交鄰有禮講信修睦先王有經而孟子不言
者何也戰國時禮經廢闕諸侯惟知爭戰驟以保境息民
型仁講讓之義告之王必以為迂闊故以事大恤小已然
之效導之而王果以為大哉言也此孟子之善於引君也
及言大勇告之以文武夫文武固樂天畏天兼而有之者
也王誠學文武則方自治之不遑而遑求勝於鄰國乎惜
乎王竟不克行其說也始終只是言交鄰時文往往弗顧
母矣徂莒孫氏謂莒乃密地然密乃密須氏姑姓之國在

今甯州阮國今陞州共陞之共地春秋莒子盟於密密在
今山東萊州府昌邑縣東南當從朱子與詩作旅同義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

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齊離宮名在今臨淄縣宣王延見孟子於此有賢者不外

乎人情也又言人皆思有此樂不得則非其上王當推以及人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

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

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為下不得干上為上尤宜恤下故推己樂以及民而民歸之憂者樂之反天下則盡乎民矣昔者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

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轉附朝儻傍海二山名遵循也放

至也琅邪亦山名今在山東諸城縣觀遊也晏子對曰善哉

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

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

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巡循也狩守

所受之職事省視也斂收穫也耕時省其勤惰不足則施惠

散利以勸耕斂時省其豐歉不給則移用救時以酌斂夏諺

豫而可為諸侯度則平日可知矣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

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明古縣反。朱子曰：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糗備

之屬。明則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相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

侯，概指服從之小國。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

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釋上文四字之義。從流逐流也。上下無定之意。時而此時而彼皆忘反也。流往不復連戀不

釋好獵嗜酒無有足時荒廢業亡失性也。四者皆以從言從

欲而不恤民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上行去聲

不然，惟在君。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

力行而已。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勅六反。趙氏

曰：景公悅晏子之言，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賑貧困。太師樂師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五音角為民徵為事，因民事而作樂，故錯舉二者為名。孟子時猶存也。畜止也。尤過也。言臣子止君之欲，其心何過正所以愛君也。

附解遊觀本非正事，惟有德者自足於己而無待於外，偶然

娛目騁懷，時行物生，處處皆天機之洋溢，否則逐於欲而

違於正，君子所不許也。况人君軫念民依，一夫不獲引為

己罪，更何心於宮苑遊獵之樂。果其民安物阜，海宇晏然

適情養優，亦無不可。然棟宇粗成，臺囿略備，足以備觀而

已無必求壯麗豐美之理。齊王雪宮蓋必華美，故自以為

樂孟子不斥其非宜而但以爲當與民同樂亦以人情之
常不必深禁也晏子以其君顯當時所稱故引以導之晏
子非知王道者而是事是言則可以爲法轉附朝儻晏子
春秋附作鮒儻作舞金仁山謂傍海山潮至如舞故名然
今不可考下文言遵海而南則傍海山之說可信巡守述
職解者不一然孟子已釋明不必另說巡述之年言者亦
紛紛當以書經爲斷虞書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周官六
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於方岳其年數不必相符
要皆巡所守述所職同也省耕省斂據周禮則旅師遂師

之職不必天子躬親或近郊亦偶一爲之故晏子謂無非
事者遊豫爲諸侯度活看夏諺言卽一遊豫亦然耳其冀
倖於王之遊豫以平日已荷深仁而遊豫亦沾德澤故云
然若後世巡幸何嘗不蠲租沛澤而供億煩勞得不償失
則亦何益也流連荒亡荒亡有指實而流連無指實凡一
切不義之事溺而不反皆是從流言隨波逐流之意以其
下而不反曰流久而不舍曰連上下字不可泥從獸樂酒
均以無厭故乃曰荒亡惟君所行承先王說言惟在君行
先王之事卽比於先王之觀也非謂二者惟君所行君臣

相說則樂矣意亦與章首有此樂應孟子第言晏子畜君
為愛君而已意自明惜宣王不能如景公耳五音旋相為
宮皆可起調張氏曰徵招角招不是專用二音於此起調
耳甚善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泰山下明堂周天子東巡狩

朝諸侯之處蓋齊侵魯得而有之今泰安府有遺蹟王問當毀乎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

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王者之堂王者出政之所借明堂以

誘王於王政非欲其代周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

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

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

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

縣太王遷居之九一畫田九百畝為井字八家各百畝而中

為公田以二十畝為廬舍止得八十畝較之八家為十取其

一第以各百畝言則為九得其一世祿賢臣之後無才亦以

祿養之朱子曰關道路之關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察

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澤潞水梁魚梁與民同利

不設禁也孥妻子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王政於民老幼

皆有所養鰥寡孤獨遇之窮於天者尤必先為之所詩小雅

正月之篇哿可也梵今本作憚憂困貌蓋齊政虐而民多失

所故引文王治岐以導之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

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

裏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

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侯橐音拓戢詩作輯音集○

政公劉后稷裔孫詩大雅公劉之篇朱子曰積露積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往遷於幽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

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

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趙氏曰詩大雅縣之篇亶父大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避

狄難也率循也許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妃也朱子曰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男女居室人情所共偕及姜女以見大王不必廢色而能使民各安其室家則爲王政矣

附解宣王問毀明堂可否本無深意孟子借以引之於王政

曰王者之堂則非諸侯可居毀之宜矣第王苟行王政則

存明堂以誌先王之遺亦餼羊之意也下告以文王治岐

之政文王諸侯耳未嘗居明堂也迨王言好貨色而又告

以公劉大王此三人者皆未嘗君天下則孟子之意惟欲

王布德宣仁以救其民於王何有特歆動之詞非遂欲王

招八州而朝同列也使王果行王政必用孟子誠使道行

化洽人心翕應如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可也或周
室無道如紂不得已而應天順人封周之後作賓王家亦
可也不幸孟子未見諸施行而其言遂來後人之疑竇則
未思孟子所言文王公劉大王之事皆非坐明堂而朝諸
侯之人也至明堂說者不一然實無難解而儒者附會之
太甚耳天子朝諸侯布政之所曰明堂取嚮明而治之意
以名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曰世室殷曰重
屋周曰明堂朱子明堂說謂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月令
居明堂云云但隨時之方位以闢耳此於月令所言明堂

是矣而非朝諸侯之明堂也蓋月令言天子居青陽云云
謂平日無事所居順時令以答天氣耳因夏多居南名之
明堂非謂四時朝見羣臣迄無定處夫北面而朝乃其常
儀豈有周環作朝見之宮室者乎故月令之明堂不得爲
正明堂也天子蒞朝布政自有明堂所謂當依當宇之所
其制則考工記所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
凡室二筵者是周公制禮既尊后稷以配天矣而又以文
王造周德亦配天特尊無二上故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其地在南郊制如天子故亦曰明堂及巡狩四岳朝

見諸侯皆各有明堂而泰山下之明堂乃其一耳至其制度遠不可稽諸儒各爲附會要不足據也文王之政非止此數端孟子卽齊政之相反者言或據周禮闢市川澤皆有限制疑周公制禮異於文王不知商紂暴虐民多失所文王以寬政安集招徠之天下大定久易奢靡周公爲節制以裁抑之其意同其立法因時異也齊王本不用孟子之言好貨好色皆藉作推諉語孟子委曲引之於王政善夫朱子之言曰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若

誠好貨好色亦安能清心致治推以及民哉公劉舊註云后稷曾孫然核之夏商年數自后稷至文王不止十五世楊升菴謂嘗見呂梁碑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至季歷猶有十七世其說近是或又謂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以賢而有聞望者言亦通要之公劉必非后稷曾孫也若以武王有道曾孫之例通之亦可然只是裔孫耳史記不窋失官奔戎狄之間則已非有郃之舊矣子孫輾轉戎狄之間漸能自立闢萊拓土戎狄利其土地而迫之公劉大王賢聖甯讓土地而不與校

是為忠厚開基也積但積聚而無倉餼乾食糧米食囊囊之說不一以朱子為正書傳囊橐通用不可執以疑此也率西水滸鄭箋云漆沮水側指在岐周者言疏曰幽在周西北發西南行循西方漆沮之側東行而至岐山漆水出岐山沮不知所出然由幽至岐所歷蓋不一水故渾而言之為是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朱子曰託寄也此及也棄絕也孟子屢導王而不能自返故特謂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

曰已之

士師獄官之長鄉士遂士之屬詳見周禮秋官已朱子曰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

教也

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王環顧左右而言他事蓋明知己失而不自責以求

附解人不難於自知而難於自責明於治人暗於治己此德所以不修而政所以日紊也如齊王可以鑒矣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

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趙氏曰故舊也喬高

也世臣勳舊之臣親臣親信之臣有親臣而後有世臣齊王並無親臣安得世臣昔者今日言其時之甚近方進用而忽亡去不知則慢臣甚矣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王以為此亡去者皆

非真才故去不足惜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

因問辨別賢才之道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朱子曰如不得已言慎之至也選

拔賢才必去其不才者而使代之卑與疏新進也尊與戚舊臣也破齊王舍之說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

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

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

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惟賢而後知賢齊王非其人也

故告以如不得已之道左右親近而易惑諸大夫黨同而易欺國人附和而失實博採而精察之

庶得才者而用之矣齊王輕於舍而孟子欲其慎於用左右

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

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刑賞馭世之大

人必輕於用刑故連類而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必慎於

及之亦欲其如不得已也附解齊王之先以篡得國彼其所謂世臣亦豈有德隆望重

之士孟子欲其培植人才以為國本故以喬木發端而斥

其輕於棄才乃王不自知其慢士之失也反謂亡者皆不

才之人欲知其不才而舍之夫欲知不才必先知其才王

既無知人之明又無慎重之道安能得士故以如不得已

告之蓋因齊王昏庸之質而言若堯舜文武德修於身用

賢如甘旨之適口不才如冰炭之相違奚俟如不得已之

兢兢也其言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不可不必察之亦是
第二層義若聖王選建公明盈廷莫非吉士師錫者皆聖
賢吐握者亦髦士豈有在廷諸臣均不足信而專恃一己
之明者乎此孟子引導時君之苦衷不可不知也然後世
人主誠正修齊之學未裕而能慎重用人如此章所言亦
可以得士矣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

臣弑其君可乎

傳直戀反○朱子曰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湯武皆無利天下之心因桀紂暴虐而民叛之湯武安集天下何嘗有弑君之事齊王因傳聞而疑之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

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朱子

曰賊害也殘傷也仁者天之理而人之性義本仁而施之得宜也桀紂違天虐民傷害仁義天下叛之一人獨立而無為故書曰獨夫也湯武實未弑君孟子不詳辨而但以一夫警齊王也

附解孔子繫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語子游曰

禮時為大順次之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定論也而後
世猶有疑之者由未知當日情事耳蓋古中原之地僅今
北五省其他荒遠不隸版圖即聖人在上亦止聲教訖於
四海而已非如後世盡歸統馭為臣僕也殷本紀自契受
封至湯凡八遷蓋數傳之後漸以式微自擇地而避悉不

由天子之命若在夏朝統轄之國豈容自爲遷徙其伐夏也曰夏國曰有夏未嘗以君后戴之也夫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此聖人之心也豈躬爲不義而安之乎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想其時夏桀無道天下紛紛怨叛桀不能制故湯討平之至桀縱虐無厭願與之偕亡則其時叛之者衆必不相容可知觀奚爲後我之言則民之簞食壺漿以迎決矣民怨桀而必欲去之戴湯而必欲后之此人心也卽天心也湯不順而戡之亂曷極哉至武王之事尤易明也周自不窳失官竄

於戎狄之間其不能立國可知幸後有子孫賢聖處戎狄之間布德行仁爲夷狄所歸於是公劉乃始疆理立國狄又侵之大王去之居岐其轉徙流離商天子不聞撫恤之也其避狄居岐亦非商天子之命也至季歷威德益著商乃因而命爲西伯以鎮撫戎狄如後世官馭荒遠之法與內地北面爲臣者不同商紂無道天下諸侯羣起而叛之如山東豪傑羣起而亡秦非武王要結之也天下之人以周素有世德羣相推戴使武王不從民望則諸侯亦必滅紂勢將覆商宗祀分爭角逐生民塗炭故武王因而撫集

之牧誓一篇所以約束諸侯之師也泰誓三篇今本係偽託不足信紂聞天下諸侯叛己倉卒無主衣寶玉自焚豈武王迫之哉世皆知湯武應天順人而不得其實則幾視如莽操矣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夷惠尙然况於湯武若北面爲臣受其恩養乃乘變覬覦託於應天順人之說豈聖人所爲孔子亦何能取之哉此係君臣大節名教攸關不可不辨者若後世不識馬肝未爲不知味不言湯武未爲不讀書直以爲事實可疑其益爲亂臣賊子所藉口矣烏乎可孟子不與齊王深辨而但以殘賊

仁義爲言警告人君而人但以爲權辭則失之矣明太祖疑此言已甚陶安對曰此武王誓師之辭也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太祖爲之霽顏亦不知湯武非臣弑君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趙氏曰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衆工人斲削也斲大木則不能勝任舍所學則不能治國詰王明於治木而暗於任人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鑑音溢。朱子曰璞玉之在石中者鑑二

十四兩也玉人玉工也玉人工於治玉賢人優於治國強之從己猶教玉人彫琢必害玉矣

附解孟子以王道告齊王而王以為迂闊欲其就已富強之

謀故言此上節言其治本明用人暗下節言其愛國不如

愛玉均就曰舍所學而從我言凡聖賢固不肯貶道以徇

人又况非聖賢必不能治世也然而世主方且樂附己之

人又安知抱道自重者其愛君而欲致之於堯舜惓惓無

已哉不然孟子自不枉道則已耳又奚必為王陳之鑑當

為二十四兩趙註誤雖字輕重兩讀然重讀乃與必使字

貫

齊人伐燕勝之朱子曰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

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

如乘去聲下同。王以倖勝為天意欲取燕而姑託言以試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

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

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武皆無利天下之心也孟子特借以形民心而欲王決

之於民無希倖於天張子曰分明說齊未得燕民之悅未可取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

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圓曰簞方曰筭飯器也壺受一斛口徑一尺足高一寸徑尺朱子曰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此言民心非果悅齊也

附解伐燕事史記荀子以爲湣王此言宣王朱子謂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宣王司馬溫公通鑑從孟子然下減湣之十年上益威之十年移下宣王之十年以合孟子朱子所以疑之竊謂古史紀年紀事莫信於春秋然三傳尙有不合況去聖久遠其秉筆者大都傳聞附會史記固然他書尤不足論史記齊伐燕事有二宣王因燕喪伐之但取燕十城與此書不合故前人皆以伐燕

爲子之之亂無可疑矣惟以屬湣王與戰國策異善夫金仁山之言曰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爲湣王荀卿所聞也史遷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且溫公固疑孟子者通鑑尙取孟子爲正文公尊孟子者反取荀子及史記而疑孟子爲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爲實矣故伐燕之事微戰國策亦當以孟子爲是况又有國策可據乎宣王乘亂勝燕遂以爲天與其問孟子乃誇張之意非不決而求教也孟子言天意決於民心如武王取殷是順民心非貪紂之國文王不

取亦是因民心未去商即天心未厭商引文武只是指明
 民心以破天與之說非文武果有欲取商之意而因民心
 不悅止也最當善看末節承以萬乘伐萬乘言亦是破齊
 王之說言勢均力敵齊本不能勝燕特民苦燕之虐不悅
 於彼而非有悅於此王罕皆云方始勝之日孟子已窺見
 齊王將有殺父兄累子弟之意故言此以惕之知言哉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
 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
 聞以千里畏人者也諸侯不義齊而將伐之王懼而問計書
 孟子斥其畏人謂不能如湯之政也

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
 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
 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
 後來其蘇霓五稽反後胡禮反○兩引書皆仲虺之誥文其
 辭小異古人引述之常也朱子曰一征初征也天
 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奚為後我言何不先來征伐我國變
 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虹霓一也紅盛者為雄曰虹
 闇者為雌曰霓雄者竟天而明則截雨雌
 者長丈反能致雨雲霓皆致雨之物也今燕虐其民王往
 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
 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

兵也

累力追反○朱子曰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

王平日無湯之政而臨時又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

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也旄老人倪小兒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

附解前章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夫民心之悅固由平日

善政及民非臨時可強也王既不用孟子之言又安知紂

繹其義及諸侯將伐之乃懼而問計孟子譏其千里畏人

謂其平日既無仁政今日又不施仁奚落之非激厲之也

天下信之動天下之兵緊相照應或疑若字作乃字解則

殺父兄與下反旄倪有礙然齊王縱兵暴殘有殺者亦有

虞略者自不相妨也王速出令已為下策王尚不能用燕

所以畔也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

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

則可也

闕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鄒小邾也即魯陬邑後

可勝誅人眾不能盡誅長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

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

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

○年歲一也人之行曰年天之行曰歲凶甚於饑朱子曰轉饑餓輾轉而死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尤過也君行

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仁政養教之備也上君也長有司也恩洽於民民故親之而樂

為之死

附解鄒與陬通本小邾附庸於魯春秋莊公五年邾黎來來

朝未有爵故稱名後屢從諸侯立功王錫以爵別於邾國

故稱小邾襄公二年會于戚邾人小邾并稱蓋邾有二國

也左傳魯賦六百乘邾賦亦六百乘是邾之大不亞於魯

大小邾皆曹姓顓頊之後皆附庸於魯其後并兼一大而

一小考之諸書皆云邾改為鄒然春秋之末猶載邾子無

鄒之名小邾子不恆見是大邾至哀公時尚強故哀公二

十一年與齊魯盟于顧而小邾微弱哀十四年小邾射以

句繹來奔魯使子路與盟子路不可曰魯有事於小邾不

敢問故是其時大邾小邾久未服役於魯至孟子時二國

滅亡先後不可考此與魯閩者既名為鄒則明係小邾因

久居於鄒故改號曰鄒也地志謂邾婁台音為鄒竟以大

邾亦改號鄒則大誤矣夫邾國大小邾微大邾未都於鄒

斷無改號鄒之理此章為小邾無疑因魯與鄒此時皆微

弱密邇常相構釁不能為大敵故曰闕而不曰戰劉向新
序載穆公之賢與此章反豈穆公因孟子之言轉為賢君
耶不可考矣張氏甄陶謂世無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
不死之理仍是有司莫以告也甚為卓見有司死者三十
三人非一時死蓋統計言之有司旨功邀賞勝則擅美敗
則譏咎此欺罔之通弊穆公據有司之言謂民莫之死孟
子不與辨其真偽只言有司素不恤民是直截語而終以
行仁政勸探原救弊莫善於此矣鄒後為魯所滅此時尚
未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問去聲。滕姬姓之。

國文王子叔繡之後今兗州府滕縣金氏曰時楚之地東得
彭城而齊自濟鄆以南至薛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

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一謂一策也。事人不如自

強與民守之則平日仁政及民有以固結而
不解致死而弗去則齊楚亦未必得志也

附解孟子言知者能以小事大而此云然何也事大不過無
失禮然兩大相逼叢爾之滕豈厭其求惟施仁政於民民
心固則國勢張古之人一成一旅而中興即用此道非迂
也依人總不如自強之為得且國家興亡雖曰人事亦有

天命果能仁恩浹洽民心所趨卽天命所佑安在强大之
必得志哉古今成敗之蹟若此者不一而足孟子固非計
出無聊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本夏奚仲之國後并於

齊而以封靖郭君田嬰築薛備楚也而逼近滕故文公恐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

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豳同公劉遷

於邠而狄人利其土地侵之不已大王乃遷於岐非擇善地而居也邠今陝西邠州

苟爲善後世子孫

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

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夫音扶彊上聲承上言大王困於強大因爲善而子孫遂昌爲可

繼爲善也天道福善雖辱於人而不失於天蓋此時徐越之地猶有隙土可以立國故云然朱子曰創造也統緒也

附解此章與前章只是一意蓋立國以民心爲本民心固守

可也卽遷亦可也滕東界齊南界楚徐粵之地不無隙地

滕誠有可遷者而孟子乃云然非空言也至爲善卽可繼

之事天之所與者善也誠能如大王之仁卽不必其後定

有天下而避敵圖存亦可操券三代以下由匹夫而興者

多矣况撫有土地人民苟能爲善奚不可取必於天哉然

孟子第言爲可繼也成功則天蓋聖賢言理不言效如此

而已矣者外此無自強之術非無可奈何之說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
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
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
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
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
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
者如歸市屬音燭○朱子曰皮虎豹麋鹿之皮幣帛也屬會
集也土地已墾治之地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
地而殺人是以致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
也鄭氏曰梁山在馮翊夏陽岐山在梁山西南書曰治梁及
岐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世守先君受之
先王子孫當世

守也朱子曰此國
君死社稷之常法
己而擇處
之可也君請擇於斯二者朱子曰能如太王則避
之不能則謹守常法審

附解此章仍上二章之義蓋是時大國陵虐滕既不與之抗
則惟修德行仁以俟天命效死勿去不愧世守正也有可
遷之地別為立國以延宗祀權而不失其正也若徒求悅
大國不思自強則無以固結民心國不可保而死亦有愧
於先人蓋聖賢顛沛流離不違仁義觀者或以為迂其實
德厚而天必眷之危者未必亡盛者未必久厥後秦并六
國而漢高以布衣代秦曷嘗見勢力可恃哉文公賢君然

未即能如大王故孟子以二者請其自擇若使委國而聽孟子必有道以處之也惜乎不然所以文公之世倖免無事而其後宋卒滅之然齊楚究未亡滕則孟子之言固非徒作無可如何之論至周家忠厚開基人第以文王服事為言不知公劉大王崎嶇立國闢土開荒費許多經營而狄人貪其土地橫相侵并以大王明聖豈不能以兵卻之乃言不以養人者害人棄墾治之沃壤遷於荒地此其忠厚為何如顧亭林謂邠古作幽唐開元以字類幽改作邠張石村云漢書匡衡疏大王躬仁邠國趙岐字邠卿本京

兆長陵人邠名嘉字臺卿後避難改名字亦不忘本又說文幽大王國本作邠則漢時先為邠而後作幽矣其說辯矣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朱子曰乘輿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薄父厚母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

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

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名克孟子弟子仕於魯士三鼎正鼎特豚中鼎魚下鼎腊大夫五鼎謂之少牢羊豕魚腊膚凡祭物皆先烹於鑊在廟門外熟乃升之於鼎鼎列階前又由鼎以匕升之於俎俎在尸前樂正子見孟子

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

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

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朱子

曰沮尼皆止之意也聖賢行道濟時自盡其人事耳而其或行或止有不能自主者天實為之蓋孟子曉樂正子以天意而慨世亂尚未已也

附解孟子樂正子於魯皆父母之邦而樂正子仕魯孟子不

然蓋知不知異也非孟子高尙而樂正子苟進也平公本

不知孟子之賢因樂正子之言欲見孟子臧倉又沮之在

樂正子不能無憾而孟子以己不遇為天意此與孔子天

生德於予同一心口蓋聖賢雖道德同天不敢自矜惟患

難之時偶一云然當時齊梁既不能用孟子而魯乃父母

之國稍有事機又復不就則救世之心更難他望故以天

曉樂正子厥後六國分爭混一於秦又繼以楚漢生民之

禍久而始息天心有定聖賢固不能強也然天阨孔孟之

身而不沒孔孟之心師表萬世亦以其此心之惓惓而已
棺槨衣衾之美喪大記大夫柏槨士雜木槨大夫裏槨用
元綠士不綠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漆二衽二束
飾棺大夫畫布爲雲氣士布帷不畫棺槨之間大夫容壺
士容甌衣衾孝經疏從初死至大斂凡三度加衣一是襲
衣沐尸所著之衣也大夫五稱襲皆有袍袍之上又有衣
一通二是小斂之衣天子至士皆十九稱不復袍衣皆有
絮三是大斂之衣也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皆單袷衾
有三大夫縞衾士緇衾始死時遷尸於牀用衾覆尸小斂
大斂皆然喪大記又云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大斂布
絞縮者三橫者一其美惡則因貧富而異也又按後喪踰
前喪臧倉媒孽語非實事也孟子少孤卽喪父甚薄亦非
其罪平公憤憤不察樂正子亦不詳辨者以其事卽實亦
不爲罪平公特以之藉口辨亦無益耳不然孟母教子之
賢流傳千載豈有妄哉

公孫丑章句上

晚年定本卷二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

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復扶又反○朱子曰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

當路居要地也許猶期也管仲晏子皆齊臣趙氏曰誠實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楚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

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

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

於是

楚子六反艷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曾西曾子之子也名申趙氏曰楚然猶楚蹠也先子曾子也艷然愠怒

色何曾猶何乃也不輔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管仲相桓公四十二年曰管仲曾西之所

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朱子曰孟子言也願望也言管仲則晏子可知

矣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與平聲王去聲由猶通○朱子曰顯顯名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

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

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文王年九十七概稱之曰百年洽周洽大行化隆俗美言王道非一時可成疑孟子反手之易非謂文得天

下之難也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

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

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

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

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如字○何可當猶言

何可及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聖賢之君可指者若太甲太

戊祖乙盤庚皆是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遺俗以在下言

流風善政以在上言微仲名衍微子之弟是以難也言商家

德澤之厚如此而文王猶以百里侯封興起為善是以為難

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

時則易然也鎡音茲○鎡基大鉏也時耕耘之時勢事機之

文王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

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闢同。言齊地廣且民衆其時本易於行仁

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

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聖王久不作而民困於虐政其歸仁如饑

渴之於飲食此時勢之實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置驛

館也郵駟也引孔子言德本易於化民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

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聲

趙氏

曰倒懸喻困苦也民困之時以齊行仁政所以易如反手事半功倍蓋古語惟此時為然時易即勢易也

附解聖賢救世救民以安天下乃其素志不計較於強弱大

小之分也因公孫丑狃於俗見豔稱管晏故孟子就齊言

齊以齊王由反手對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一問非孟

子自詡也戰國民生塗炭皆因諸侯踵桓文故智欲相雄

長並不知安民布德故以王道救之丑仍不解其意而以

文王尙未致王疑孟子言之過不知從古聖人為君止仁

並非有圖利天下之心文王當日仁政治岐民自聞風向

義悅而歸之至武王而遂有天下然文武初心不計及此

也丑因反手二字疑其太易孟子言文王何可當以殷家

世德之厚而文王以百里小侯能行仁布德是以文王之

德為難及也正與何可當句呼應講家誤解是以難也為

難以致王其誣文王並誣孟子實甚聖賢之君六七作據書所稱不滿其數書缺有間難以悉考朱子大概言之極得而講家必鑿求其人彌滋訟矣若祖甲太甲本兩人而必合爲一其他可知齊人有言曰下正解以齊王由反手意第所謂勢者事機之會卽恆言所謂時勢非權勢之勢也齊人口中勢時平舉孟子繫承之以今時則易然則勢卽該於時之中矣夏后殷周節正是鋪排當路於齊四字言齊地闢民聚正好行仁政而何管晏之足云下節用且字接下非進一層意乃正意也惟王者不作民困已甚故

設或當路於齊致王易如反手結之曰民之悅之猶解倒懸所惓惓者民也非必以齊王而自矜抱負也此際公私理欲間不容髮若誤會其旨則孟子亦策士之流文王懷莽操之志不可不辨且以齊富強爲勢易設孟子用於他國便無可施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其平日自言者何事而乃必藉強大之勢乎况篇中今時則易疏於此時甚於此時當今之時惟此時爲然頻頻提醒時字何嘗謂勢力乎曾西卽曾申朱子偶誤不必諱置郵二字許白雲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楊升菴非之

而言置緩郵速置即驛也驛主於騎言馬也駟主於傳言車也然車不捷於馬朱子曰置驛也郵駟也近之矣而語未甚明按左傳祁奚乘驛而見范宣子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子木使駟謁諸王皆云行速之意則驛駟二字無大分別矣史記曹參傳取狐父祈善置索隱曰善置置名漢為驛置館則置為驛館甚明置郵而傳命言其速不言其遲則孟子之意特統舉言之六經外此並無置郵字太史公時孟子書尙未大行而其言若此當從之為是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

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不異不足怪異

動心謂煩劇而心或勞擾也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

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

過於孟賁孟子言不問其何以不動心而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不動心理純天定渾然瑩然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

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

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

至必反之黜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心之不動

賁喻卽以類賁者言也朱子曰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

大之衣賤者之服不受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言孟施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之養勇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

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

施舍名專言舍者二名而單舉一字古人之常也朱子曰會合戰也舍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孟施舍似會

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

約也夫音扶。養氣之功至約而實至精豈養勇者可比特借以引出守約二字曾子子夏亦養氣者而得力不同

子夏惟恐物欲相侵曾子自然守一不渝黝舍略相似焉以舍為較優為其求諸己耳昔者曾子謂子

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

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

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好去聲憚之瑞反。引曾子之言大勇以明養勇者之不動心非正也守氣不

如守理舍然而孟賁可知矣朱子曰子襄曾子弟子夫子曰孔子也縮直也憚恐懼也往往而敵之不憚豈不憚也曰

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

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朱子曰

此一節公孫丑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勿求於心恐思慮而動心勿求於氣恐調氣而動心蓋其冥

然寂守惟恃毅然強制也孟子言其勿求於氣尚不可勿求於心不可蓋不任氣而任心猶有清其源之意理不明而心不

思則是非無以分明此由未知心與氣相關之故也夫志以帥氣氣以充體兩相須也志至而氣即次焉故古人言志當

持守而勿放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

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公孫丑言氣既為次則專持其志

之壹專一也志專於此則氣固從之氣專於此則志亦向之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之不動心異於告子者何所長而孟子自言其實知言即知

人也謙曰知言人之邪正得失見於其言窮理盡性全乎天

地正大之氣而究極乎萬事萬物之宜故能然善養內有以

極其純粹而外有以絕乎憧擾也朱子曰浩然盛大流行之

貌其實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丑問浩然之情狀而

見下文于天地之間乾元坤元仍止一元之氣人得之以為人是氣

故至剛直內外動靜皆中正也稱不中正即為害其為氣也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此下二節申言直養之義

之散著本一也而分言之者蘊於心曰道見於行曰義靜致

中而直內動致和而直外天理充而天氣亦充反是則不能

養如飢之必餒也先言義者外著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

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

外之也慊口篔口劫二反○集由少而多以至於備也襲朱

內外一原道不可見而義可見天理有一毫之歉正氣即有

不充之時故必事事行慊於心而後不餒告子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蓋以義為外而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之故不能集義以生氣也

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
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
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
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此乃正言養氣之功必有事焉有養之之實事也正朱子曰預期也持志無暴氣涵養充積無求速效亦不可一息忽忘若求效而欲速成強生其氣是為助長即宋人以狀助長之害朱子曰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入也病疲倦也以養氣為無益者如不耘苗者也求益而遂助長亦何謂害其氣蓋養浩然者必循序以幾非可躐等而求也何謂知言曰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

起必從吾言矣

誠彼寄反復夫又反○朱子曰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誠偏陂也淫放蕩也邪僻

僻遁逃避也蔽遮隔陷沈溺也離叛去窮困屈也言為心聲其言不免於四者之弊則其心與理違苟不知而誤用之則發見於政必害於事而徒恃己不動心亦無以宰我子貢善任天下事矣聖人復起必從吾言自信其學也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

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此公孫丑又問也善為說辭理達而辭暢善言德行

己有是德而著於行言之親切也孔子兼言語德行而猶言不能辭命孟子自謂知言養氣則已造於聖人矣丑故驚喜而問之夫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

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朱子曰惡驚嘆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

以告之夫子指孔子學不厭者深知而篤好教不倦者憫惜而曲成孟子知言養氣實已至於聖人而不敢自任故再言

何言以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

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亦公孫丑問也趙氏曰體四肢一體者得一肢也

微小也朱子曰安處也丑問孟子既曰姑舍是

謂數賢皆學

及而平昔之所向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

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

學孔子也

治去聲○道謂志趣也既曰皆古聖人而又曰不同道者謂其志願不在此也伯夷伊尹事詳見此

篇之未及伯夷伊尹於孔子若見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

未有孔子也

趙氏曰班齊等之貌丑又問而孟子答也生民未有義見下文

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朱子曰有言有同也以

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

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全在

於此於此不同則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

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音蛙好去聲○朱子曰汗下

堯舜遠矣

堯舜孔子皆聖之至也第堯舜之道非孔子不彰且不久故以夫子為賢於堯舜蓋當時堯舜之功

業已著而夫子未著故宰我借以推崇之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

有夫子也

前王雖往而禮樂尚留見之聞之可由後以知其政德子貢自言其明而嘆夫子非百王所及蓋親

炙久而知其立道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

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

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大

結反潦音老○朱子曰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拔特起萃聚也言自古聖人皆異於眾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愚按類人羣萃羣聖也

附解此章孟子發明聖功之要為後世立千仞之藩惜前人

不甚了了蓋人之所以承天而不朽者心也其實則性也

心與性辨在毫釐自宋儒以心為性後之論者謂心外別

無性不知性非心比也先天心即性後天心夾陰識不盡

為性人秉父母之精氣而育實稟天地之理氣而生天之

理氣渾然粹然者太極也人得之以為性孟子曰人性皆

善者此也顧其得天地之理氣者無不全而其得父母之

精氣者不能一故有此氣而後有此質質之清濁厚薄殊

而性之純雜亦判矣譬如燈籠性火也質籠也籠之明晦

不同其中之有火同也第籠以水晶琉璃則光顯籠以紗
與紙則亦著若木與石則全晦矣然不得謂其內之無光
而謂性本不善也故聖人教人克己復禮化其氣質而歸
於中和則去其蒙晦者而已孔子之時周室雖衰文武周
公之禮樂猶存特人厭苦而不爲爲者或徒爲觀美孔子
身體以教其徒七十子之徒來學禮於孔子第使循循於
規矩之中卽可以寡過其上智則告以性與天道於時未
聞言養氣也而實未嘗不養氣蓋求仁之功卽是養氣之
功闇闇侃侃諸人其一斑也特其要難筆於書故兩論罕

著其文至孟子之時禮樂蕩然學聖者莫由問津孟子因
公孫丑動心一問發出知言養氣之旨夫心本動也何以
不動且心與氣何以相關此非實致其功者不能知也道
心人心祇此一心人心從何而來道心從何而來氣之本
乎先天後天者有別而心之分乎理欲者異也克己復禮
卽克去陰質之私而復乎乾元之性先儒亦言復性矣而
但知克治其私擴充其善夫克治擴充亦存心之要也而
不足盡復性之事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於
心言存於性言養其義始周而此章養氣則以清乎心之

源而復乎性之初也告子之學卽後世禪家所祖其不動心也靜存其空明妙有之質而於心之動也則強制其憧擾之端自宋以來儒者多是此學特儒者靜心而亦以物理爲要故重格物而補傳其實踐倫常不欺暗室亦有合乎聖人矣而理氣之原不明故其所謂不動心者亦非夫理不虛附氣載以行氣非空渺理爲之宰靜而養其未發之中得乾元之本體則太極渾然一氣也動而得乎中節之和著時行之妙用則一氣散爲萬物也孟子之不動心內外交修動靜交養其功非可淺求其理難以形狀故先

曰難言而後想像形容之切實指陳之集義者擴充其天理以爲氣之原必有事焉者涵養其正氣以與理相比非但集義而別無養氣之功也三代下三教分門僧流靜心有似告子羽流養氣則似黜舍其所守者後天虛靈之心非純一不已之性其所養者後天血氣之質非乾元太和之氣而儒者亦以心爲性其所謂不動心者亦強制頑空而已孟子若有見於後世之失而預爲之防先言黜舍之養勇是後世養後天之氣者類也次言告子之不動心是後世養後天之心者類也然後言己之不動心由於養氣

而原其剛大之本體申以必配道義蓋內養其虛明之本
外謹其言動之宜有體有用盡人合天末篇所謂美大聖
神之詣皆在其中以漸而幾積久而誠非可以文字曉也
知言卽是知人孟子自謙言之耳設淫邪遁就一人說相
因而及可就數人說各有其弊亦可不專指異端也卽
尋常議論知其一不知其一足爲誠辭蔽於所見故以偏
見爲特見放言高論自以爲竒而不知倚於一偏陷溺其
中而不出卽是淫辭語言不合乎正知其心與理違者已
久是爲邪辭初滕口說經駁問而支離遷就是爲遁辭此

四者由心而發若誤聽而誤用之使之在位發於其政勢
必是非顛倒流害無窮孟子因加齊卿相之問而言及此
能制其蔽則能知人而異說詭行之士無由倖進堯舜官
人以此而已故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也所以能知言者
卽由養氣至不動心自然至虛至明耳此節正意已完下
因丑以孟子爲聖孟子力辭又因丑問明其願學孔子孔
子之聖所以異於羣聖者中庸上律天時章已詳伯夷伊
尹不可貶斥得百里之地而君之朝諸侯有天下是何等
經綸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何等操守孟

子特以己所願不在此故曰不同道與上文姑舍是一般
辭意並非菲薄顏冉夷尹以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耳賢於
堯舜宰我因人祇知堯舜之賢而不知孔子故作此抑揚
語以推崇之其曰以予觀於孔子對人之觀孔子者言也
實則堯舜不讓於孔子孔子稱堯則天舜無爲祖述其道
豈能有加焉特孔子生衰亂之季堯舜之道已將廢墜而
孔子修明之體以教人載以貽後不特堯舜之道待子而
傳凡類於堯舜者皆得以不朽而悖於堯舜者不能以妄
參則以爲賢於堯舜焉耳子貢有若之言皆如此看不得

誤認孔子未嘗作禮樂其服習者文武周公之禮樂耳設
使爲志豈能有加子貢欲明孔子之道如聖王故云然拔
乎其萃亦如孟子言夷尹桺下之意非羣聖皆不如孔子
春秋之時孔子一介儒生耳卽孟子時孔子之道亦未顯
然前聖之道皆在孔子孟子爲門人言欲其學孔子以承
羣聖之道故推尊之如此亦闡明大道誘啓後來之苦心
不善讀之則似堯舜文武俱不如子而子思又何以云祖
述憲章耶今孔子配天人皆知之矣而天非孔子一人之
天道本人人得天之理不善學之又將謂孔子以後更無

聖人而以孔子爲不可及則遂自外於聖自絕於天而不全其所以爲人之理豈非孔子所痛哉而孔子何以言困勉成功一孟子何以言皆可爲堯舜也故讀聖賢書當知聖賢之心言各有當乃不負聖人教世之苦衷耳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

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當時諸侯矜詐力而豔霸功故誘之以行仁政假仁本無仁心

而假託其事仁指事功而言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

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趙氏曰贍足也申言以力以德之效而譬之於賢人服聖

欲其以德行仁也詩大雅有聲之篇自自鎬京也

附解戰國時小國無幾七國最强恃其强大爭城爭地塗炭

生民不過欲霸耳孟子憫之爲指出心悅誠服之故由於以德行仁始曰王不待大繼曰如七十子服孔子孔子無寸土而人悅服之况有土地政權何難以德化人引無思不服明以德行仁更無遠弗届歆動諸侯之意惓惓非徒較論王霸優劣也通章重心字力不足以服心卽假仁亦不足以服心服之誠者其仁誠也七十子約舉其成數或以爲七十二或以爲七十七七十九世遠難稽不如仍以

孟子之言為斷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

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間

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惡去聲下同間音閉

因惡辱而然因人情好榮惡辱故即此以誘之德天理也士

能全之故尊之賢者純乎德能者優於才戰國分爭間暇之

時甚少故勉以及時明其政刑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

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

叔之畔而託為鳥言也趙氏曰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也

朱子曰綢繆纏繆補葺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

也鳥自言備患如此則下人或不敢侮予而孔子嘆其知道

以為治國家者能如鳥之思患預防則亦無敢侮而辱之矣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

溺於逸樂怠懈傲倨也不修政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

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此之謂也孽魚烈反○申言求禍求福皆由自己而引書

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太甲商書篇名孽禍

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張氏曰上孽妖孽下孽辜孽也

附解為人君止於仁蓋體天地生成之心以生成民物分也

非為求榮惡辱而然也第常人無所勸則不與無所懲則

不改故孟子就當時人君好榮惡辱之念而引以行仁末

又述詩書以求禍惕之此聖賢不得已之心而其理亦非
誣也後世儒者諱言禍福謂爲所當爲不必存求福之見
是也而善乃天理得於身曰德人所共由如大路曰道順
天理而行自與天合天祇是一團善氣善與善相感而天
自親之故必有福栽者培之培者固由其能栽非天有私
其理氣自相合也福不必富貴功名俗云平安卽是福人
雖不求福未有不避禍者無禍卽福福由德致孔子曰大
德必壽云云孟子言禍福無不自己求易言吉凶悔吝洪
範福極凡聖賢皆言此而世儒必斥之以天道高遠明神

爲誣謂爲善未必得福爲惡未必得禍致愚民悍然爲非
其禍世深矣豈知人道卽天道天人同此理卽同此徵應
夫子曰天且不違而况於人况於鬼神直以一理卜天之
不違亦曰理之至者卽天之心天固不能外理而別有所
與此卽孟子求福之說也人君不體天心而般樂怠敖是
以天爲戲其禍辱有必然者自作孽不可活所爲憫其愚
而大聲疾呼之豈曰不言理而言禍福哉通章吃緊尤在
及是時三字當時天下事勢危若朝露而不爲仁者方恬
然不覺孟子憫之故告以及時挽救厥後六國爲秦所噬

秦又為楚漢所噬求禍之言其有爽乎篇首言辱而篇末言禍辱淺而禍深夫子所謂何校滅耳凶者也孟子此言不幾垂涕而道哉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

朝矣朝音潮○賢有德者能有才者俊傑統二者而言皆在位而尊與使禮貌有差趙氏曰俊美才出眾者才過萬人者

稱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

市矣趙氏曰廛市宅也為宅以居之而不稅其貨以市官之法禁其侵擾而不稅其地租蓋周禮廛人掌斂布歛布

列肆之稅戰國時因之病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

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

而願耕於其野矣朱子曰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廛無夫里之有則

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趙氏曰廛里居也周禮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載師宅不

毛者有里布里所居之宅布幣也夫里之布皆以警游惰戰國時凡里居者悉征之則民困氓民也信能行此

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

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

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天吏天之吏體天心以愛民無愧代天之職也當時虐民

以逞正告以子民之道而誘之以無敵

附解戰國諸侯虐民求霸民不堪命矣孟子酌當時所急而

告以五者張惕菴曰意在止殺非懲懣使圖王誠篤論也

五者是孟子自出意見酌時立法不必拘牽周禮以求其合古都邑之市前朝後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而一國之中地方遼濶蓋不止一市此市蓋統言之也三廛字各別首廛字市宅次廛字指廛人三廛字里居也先王之制廛人本有征稅戰國時藉法以行奸征稅太重商賈裹足故孟子斟酌時宜欲並地租貨稅而皆免之非如張子之說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法卽市官之法周禮備載商旅有合言有分言此分言則商商賈旅行客也夫里之布朱子沿趙註而誤曰

知錄之言爲善故從之布有二錢曰泉布此則布帛之布也夫布一夫所職之布里有三一二二十五家之里一三百步之里一里居之里此乃里居之里因其無職而賦其夫布使不能不勤職業因其宅不毛而賦其里布使不能不樹桑此先王防民之制而戰國時凡里居者悉稅以里布或非無職者亦稅以夫布故孟子云然也氓卽民也楊升菴曰氓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亦有義但不可據以解凡氓字耳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煞是說得曉暢後世講求戰伐之說益多而無父母斯民一段功

夫無惑乎亂亡接踵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不忍人，不忍於人。人性中自然之天理也。人皆得天地之理以

為性，故皆有

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常人以私欲害其天理，惟

聖人全其固有，得志乘時，本天理而施於政，無非此不忍人之心。人能全此不忍之心，則政行而天下不難治矣。運，掌運

物於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

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黠，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朱子曰：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隱，痛之深也。內，結要，求聲名也。即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人不忍之心，其出

於至誠而無所希冀，乃大理之良而不自知者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朱子曰：羞，恥也。不善也。辭，不受讓不爭，是以善為是非。以惡為非，是三者與惻隱之心同賦

於天而所以為人者也。故因上文而推類言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

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仁，義禮智皆性也。因其用

而異名。端，兆也。性，涵於中，不可得而見。即四者之發而見其兆，可以知性無不善。

人之有是四端也，

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

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也。無四肢則無此身。無四端則不為人。自賊，自害其所以為人。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朱子曰擴推廣之意充滿也人皆有四端誠知而皆擴充之則天性之良必有不能自己者火然泉達喻其機之自然而充盛第充與不充必自決耳

附解此章爲當時諸侯指出不忍之心令其自家體察此心擴充以保民乃救時之意也而其理通於凡爲人矣蓋不忍之心卽天心也萬物皆天所生惟人得此天理以爲心此先天之心卽所謂性也迨後天氣拘物蔽則性特而情擾然此不忍人之良必不能盡斬故無論智愚感觸皆有此心第或明或暗不常不真孟子教人察其端而擴充之

然非實能返躬內叩念念克己豈能爲之爲時君言且先告以擴充果能擴充則行之久久勉強歸於自然若學者希聖希天則靜存動察有許多功夫在此章因當時人君兵爭忍於害民而發非爲學者言性理勿混視也仁義禮智不言信者承上惻隱羞惡四者之心而指明之言此心卽某此心卽某非專論性故不備言也前人拘於五性謂信在五者之中亦是而孟子立言之時意實不如此通篇皆指點諸侯之辭火然泉達形容其易以歆動之耳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

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術托業也。人非不仁第習焉而忍為殘刻

故先即術藝以顯喻之。朱子曰：函甲也。巫者為人所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

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

御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虔反。夫音扶。承上言欲免不仁必當善擇。引孔子之言而極言仁之美。

不擇仁而處則為不智也。仁即天理貴無以尚。故曰尊爵盡性樂天。故曰安宅。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由與猶同。知仁為智，行仁為禮。經權合宜為義，不仁則智禮義均無矣。乃恥為人所役，是猶擇術既非而欲求安不可

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

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中去聲。時君恥人役而不

念自責必依於仁如射

附解張氏甄陶謂此章專為人役而恥為役者言極得書旨

但云擇術擇里引起為仁殊失語意蓋當時諸侯欲免人

役而不知為仁非必天良全沒特欲僥倖苟且外此或有

富强之術不知舍卻為仁更無良策故孟子以函人矢人

仁不仁之分由於擇術以明其平日志事之非次節乃引

孔子言擇仁為智而極言仁之至貴至安安對危亡而言

下文直揭諸侯恥為人役之心言其不仁不智則必禮義

亦無有必為人役之理智禮義皆生於仁由不仁故皆失

之既不擇仁而欲不為人役與弓人矢人操術非而求免
恥何能也末節仍歸到爲仁爲仁先須悔己前非正己而
不求於人以射爲喻言發而不中亦不怨勝己者恐其方
爲仁卽欲求功望報便爲仁不久矣蓋旣導以爲仁又慮
其不能恆久救世溲心委曲周詳如此舊解失之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時以改過爲心故聞

人告過而喜心與善理相洽故一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

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舍上音洛○大謂善量之大善與人同己善則推諸人人善樂取爲助自匹夫而爲天子皆未嘗恃己而遺人之善也史記舜

耕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

大乎與人爲善承上而言取諸人以爲善是使人益勸勉於善而已之善亦彌廣故好善之量必至此而

後盡以訪人也

附解此章借子路與禹舜指明爲善功夫次第非較論聖賢

優劣也自來講家多誤蓋欲爲善者必先寡過若惡聞己
過則隱慝日滋爲善種子便已斷絕此不可與言聖賢事
矣故初學必當以子路爲法至改過日久漸漸無過可改
則天理純熟便覺一言一行之善乍見乍聞自與此心相
契其於善有不覺喜之甚而服之真者如是涵養省察無

時稍懈樂善之趣日增義禮之途日廣自能隨處集益不遺葑菲不分人我樂取於人以爲善乃天性中之投合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身一息尙存此理總覺難盡日取諸人而猶恐其不足也大不大何暇計哉特孟子爲俗人言則以莫大乎此歆動之耳自古聖賢祇此改過不吝之心孔子假年學易乃無大過寡過未能深契伯玉聖不自聖所以至於神明不測若自謂無過卽非聖人矣子路聞過則喜其功匪淺所以曾子畏之而世俗顧猶短之嗾其死於孔悝不知其死之故大冤枉也晉人佯爲送蒯瞶入衛

實欲吞衛衛人知之立輒拒晉非輒背父也但晉師已退輒當迎父乃竟自立蒯瞶乃私入衛孔悝輔輒故劫悝登臺子路悝家臣往視見蒯瞶劫悝登臺云將燔臺瞶懼令人下臺以戈擊子路非欲殺之也誤中致命遂結纓而死也奈何誤認耶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該括舜一生而言重無非取人句蓋世界許多事業便有許多義理閱歷一事盡一事之理聖人所以不棄芻蕘然非此心至虛至明視人善如己善安能如斯常人不然封己自是人才都歸湮沒所以功業不廣孟子故特揭言之以戒自以爲是者

至所以取人爲善之實則夫子好問好察數句盡之歷山傳記不一當以山西蒲州府爲是其地與雷首山近雷澤亦在首陽山下河濱相傳在今山東定陶縣去蒲州殊遠古蹟流傳附會傳註多非不可誤信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澆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澆莫罪反○非其君友皆謂其人惡也事則尊之友則親之立朝與言

較事友之爲偶矣而亦不然朱子曰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澆汗也屑潔也不屑就不以就之爲潔已語助辭善其辭命而不受亦柳下惠不羞汗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裋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澆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裋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柳下惠魯公族姓展名獲一名禽字季謚惠趙氏曰柳下號也不隱賢不隱己之長欲行其道也朱子曰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澆我哉惠之言也袒裋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援而止之而止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朱子曰隘狹窄也不恭簡

慢也戰國時去聖益遠傲世嫉俗者託於伯夷輕世肆志者託於桀下惠故孟子擬二子之志行而斷以隘與不恭爲當時戒君子時中之聖也

附解孟子嘗稱夷惠聖人謂其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矣又嘗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矣此章乃以爲隘與不恭何耶聖賢立言各有所指無非救世之心戰國時縱橫捭闔者卑污爲我兼愛者簧惑固不足道也有立身高潔者如段干木田子方之流貧賤驕人平日睥睨一切必離塵絕俗爲高此學伯夷而誤者也有等混俗

和光之士如莊周列禦寇之輩疎狂玩世至於天地衾枕不必定履潔懷清此學桀下而誤者也孟子爲此二種人鍼砭難於顯斥其人而卽伯夷桀下以擬其狀斷之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欲其損過就中以適於道非伯夷果置身無所桀下果同流合汙也二程子及尹和靖皆覺此言之過曰此非瑕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於此而朱子則以爲不必說到流弊伯夷旣清必有隘處桀下旣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夫聖人者德造其極之名夷惠旣聖人矣其微與孔子不同處孟子集大成章已言之而

非謂其清和乃實隘與不恭也夫果隘與不恭尙得爲聖人乎哉孔子曰不念舊惡夷非隘也孟子曰不以三公易其介惠非不恭也不會通孔孟之言而誣夷惠惡乎可

公孫丑下 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如丙之辰越得歲之屬趙氏曰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人和得民心之和樂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朱子曰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

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朱子曰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故

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

之至天下順之

朱子曰域界限也封疆三者非可廢也而必以得人心爲本得道者又得人心之本也極

言得道失道之相懸如此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承上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而當時之失道者可返矣

附解天生民而立之君使養教之惟恐其不安也農桑禮樂法制周詳而又設兵以禁暴禦亂然必先有以教化懷柔之不服而後威之也戰國時專務爭戰自圖富强並非外

悔頻臨不得已而用兵然平日無得民心之道往往求勝
反敗速其死亡故孟子言此於時權謀術數之士甚多凡
兵家書託言黃帝太公者皆戰國策士之所爲也天時之
說古人爲精如左傳所載南風不競之類後世多就陰陽
五行按方位日時合之主將年命論孤虛旺相以決吉凶
已爲逐末又如風角鳥占奇門遁甲分八門閉六戊太乙
天罡等術雖亦可以應變然非有仁民之君賢智之將德
惠孚於平時兵將無不効命而又紀律明賞罰當則占驗
諸法亦屬無益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兵家審山川之

要隘爲戰守之機宜尤爲至重地利安可不知然民心不
固主將不賢亦望風而潰奈當時憤憤忘本逐末徒向二
事索解故孟子特指明之不如二字非謂廢二者而不用
特必以人和爲本耳此乃鍼砭當時之言千古不易之論
第專恃人和置二者於無用亦非全策儒者談理而不知
兵誤人家國者亦復不少不可不察也文武盛德感人無
思不服而勘黎伐密步伐止齊未嘗不約束兵將易曰弧
矢之利以威天下詩曰尚父鷹揚黃帝太公非不知兵之
人特其得道靖民必有其本後世如陰符奇遁等書皆託

於聖賢而不思聖賢之所以大畏小懷實由盛德故史載
兵家者流及馭將馭兵出奇制勝之法儒者亦切須講求
而平日父母斯民之政為先兼而有之斯為體用兼全之
學三代而還以逆犯順僥倖成功者莫如曹操及明燕王
以孔明之才不能挽既去之人心而練黃之誤國僅完節
於後來則人和固必豫之於早兵事亦不可不知也讀者
幸毋不達孟子立言之意而執此廢彼焉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
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

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惟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自見王可也王以禮見亦可也使

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

不弔

朱子曰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

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

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要平聲。趙氏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因采薪而致疾謙辭也朱子曰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亡言不得已而之景丑

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

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不得已者不可召之意不能自達也景丑氏齊大夫也景丑責其不敬而孟子言以堯舜望王為至敬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曲禮曰父召無諾玉車景丑以臣例孟子而謂其非禮否不然其言非此之謂非陳言之謂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

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

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箠反長上聲○豈謂是與言禮之所云豈謂

己今日之事歟因述曾子之言而明齒德與爵並尊不得以一慢其二而概欲趨走之也朱子曰慊恨也少也達通也是或一道因景子言謙而亦謙言也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

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大有為者欲

大有作為濟世安民者也所不召之臣道隆德備故湯之於佐其大有為者也有謀則就尊德樂道之一節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朱子曰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

四書章句 孟子 公孫丑下 三七

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朱子曰醜

類也其所教己所教令所受教己所師法言當時皆無不可召之臣故不能大有為也湯之於伊尹桓

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

乎若大有為之君則不敢召道德之臣管仲非尹比也而且不可召况孟子乎

附解此章書旨易明而三代下能行之者惟先王之於孔明

而已符堅於王猛神宗於安石亦有委任之誠而其臣非

不可召之臣故其君不能成大有為之烈然則所謂大有

為者必其君先有知人之哲乃能得賢而用之故誠正修

齊之學所以裕知人之哲者不可一日而不講否則君自

以為堯舜臣自以為伊呂幸相遇合終至誤國誤民孟子
所懷非特齊之君臣不能知而公孫丑孟仲子輩亦不能
解宜乎負大有為之具而卒無所遇也悲夫采薪之憂趙
氏為優故從之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
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
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趙氏曰陳
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承臻是非二字而言非自詡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

驢除刃反。趙氏曰：驢送行者贈賄之禮。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

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戒，戒備不虞之心也。孟

子為戒兵。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

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趙氏曰：在齊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朱子曰：取羅致之意。

附解：孟子居齊為客卿，王有所餽，宜乎當受。若在宋在薛，特

偶然客寄，宜乎不受人餽。而孟子不然，故陳臻疑而問之。

也。然孟子應齊之聘而來，原為行道計，非為利祿。且王待

以客卿館祿，俱豐無事，餽金原可不受。在宋為餽驢，在薛

為聞戒，非無處而餽之。張氏謂辭受無常，惟義之歸，本不

難曉。愚按古今名流辭受，取與合義者殊寥寥，非析理甚

精，操守極定，不易言也。伊尹非道非義，天下不顧一介不

苟，乃能在野而樂堯舜之道，佐商而成救世之功。易而言

之母，乃未知聖賢精義之學乎？薛本奚仲之後，是時已為

齊有而封田嬰，張氏椿謂孟嘗好士，孟子郵過而餽以金，

自是常事，不為無見。作孟子年譜者謂孟子去齊返魯之

宋，由宋之薛，而張氏椿亦謂由齊而宋，而薛與本文形迹

相合，不知本文當在宋也。薛也，皆追憶之辭。孟子未至齊

之前，曾過宋薛，而後返齊，皆不可知。戰國之時，遊說之士

最重諸侯恐其往來人國挑弄干戈故各國皆有客館養士而孟嘗平原春申信陵其最著者也孟子雖不比遊士而所至諸侯亦以遊士客之則所贈固所常有作年譜者不知當日時勢以爲孟子所至卽與其君相見而又不知孟子不見諸侯之義乃影響摸率牽合七篇宛轉附會其意欲尊孟子而實誣孟子愚故不敢從也予有戒心或當時薛地有兵孟子過而遇之或在圍城之中不必定是人欲害孟子自趙氏謂惡人害孟子而朱子從之且曰設兵以戒備之羈旅人國素無權勢何從設兵弊由泥視兵

字不知兵非孟子之兵乃鄰國之兵也當時兵戈擾擾所在多有魯仲連在圍城新垣平且奚落之矣無處舊註謂處置之處亦不如古註之分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

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閻百詩曰平陸齊之邊邑持戟之士爲大夫守衛者伍班次也去之

罷去也孟子卽所見以爲喻朱子曰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

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

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幾上聲○失伍言其失職亦如士之失伍也趙氏曰轉轉尸於

溝壑距心大夫名非我所得爲隱諉過於王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

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朱子曰牧之養之也牧養之之地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孔距心姓也穀梁傳民之所聚曰都誦述言也爲王誦其語以警王改過附解聖賢耳目所及無非救世濟民之志孔子於衛嘆其庶孟子於平陸斥其矢伍蓋皆仁心不能自己非無故而出位以謀求人之過也夫天災流行國所常有而苟素有仁政備荒有具救荒有策小民何至失所奈齊之君臣昏然

弗知及孟子發之而亦但引罪而已豈非父母斯民之念實未嘗誠切乎趙氏曰邑有先君宗廟曰都集註從之然平陸不當有先君宗廟穀梁傳僖公十六年民之所聚曰都張氏椿引以証本文爲確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避鼃鳥花反爲去聲與平聲邑士師獄官朱子曰似近似有理可以言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朱子曰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譏孟子道不行而去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

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
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朱子曰官守以
官為守者言責

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
之位與為臣不同或進或退審乎其義而已

附解君父倫之大者也然君臣以義合與父母微有不同况
列國諸侯與後世一統天子威戴尊親者又別孟子平日
不見諸侯其至齊也必非無故而至齊王致稷下之士三
千人想當時亦如梁惠王卑禮厚幣而後孟子至齊觀其
與齊君臣問答以不可召自命以進退綽綽自明可見乃
後人作年譜不明此旨以孟子為泛遊列國至齊而已其

誣聖賢特甚舊註謂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然當世
客卿亦有祿但與北面為臣之祿不同豈惟在齊從者數
百傳食諸侯當時列國重士風氣如此孟子亦以其無害
於義而就之但與他人苟且就祿為臣僕者不同此意不
明則孔孟境遇不同之故無由道着齊王既不用孟子則
可以去而不去者孟子篇末自言之矣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
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
蓋齊邑在今沂水縣

西北孟子為齊客卿王不能使也蓋藉其賢以重於鄰國而
挽之行非義所屈故應之王驩為副使往還而不與之商及

使事非不與交言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

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音夫

扶○朱子曰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謂賄奠儀物之屬若弔禮則孟子專之矣此孟子磨不磷涅不淄之道非但待小人不惡而嚴也

附解天下豈能無小人亦豈有必不與小人晉接之理特自

位者高則小人如浮雲之不能蔽太虛而溫良恭儉讓又

足以化之則小人且樂為君子所容而我之道自若也孔

子欲往公山中牟孟子與王驩同出弔正是一副本領想

王驩曰在孟子化日之中亦不自覺公孫丑善學觀破機

關見其未嘗與之言行事孟子止言夫既或治之不待於

言初未嘗謂王驩不足與言也是何等廣大含蓄前人謂

孟子英氣太露如此等處何讓孔子或曰如使有司不治

孟子或與言行事乎曰然否也弔事孟子一人專之無慮

不當於禮原不待與他人籌議其有司備具賄禘奠祭之

儀物即或弗給亦可自命有司不必與王驩共籌也而有

司既治之尤無俟與言若王驩自相質問即與言何害要

之言行事與否不甚相關係第他人處此則必先有一齊

卿在其意中凡事有多少將就處而孟子不然直道而行

故丑問之未嘗與之言行事只是未嘗委曲周旋之意耳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

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為齊客卿家貧因奉母居齊母喪歸葬於魯復歸終喪於齊止宿於嬴朱子曰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事董治作棺之事嚴急也木棺木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

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朱子曰度厚薄尺寸也槨稱之與棺相稱愚按中古唐虞以降非徒美好可觀不欲速朽其親之心必如是而

後盡也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

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悅承親之歡也言人子事親禮不得為者不能逾分以悅親得為而

無財亦不能悅親若得之矣而又為有財且比化者無使土

古之人皆用以自盡其心吾何獨不然乎親膚於人心獨無悛乎

比毗義反悛音效○此親近也化者故棺槨與死者相親近厚為之無使土親其膚人心不可稍慰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又推言之凡禮可得為而財又能為者皆奉

附解劉向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而問

之則孟子在齊為客卿因家貧即挈家客於齊也母沒歸

葬仍返於齊止宿於嬴充虞問之閻百詩謂三年之喪言

而不議疑孟子非禮以為終三年喪而返齊顧炎武謂經

自齊葬於魯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然既曰改葬又何以不

可與充虞言則將母喪歸葬自合情理且下文棺槨等語
方有着落孟子客齊則葬畢返齊亦自然之勢考禮三年
之喪不言而事行者言而後事行者其禮不同孟子固言
而後事行者非不言之例也鄒卽鄒邑魯地鄒鄒字本可
通用故葬於魯魯附庸之國其都在鄒春秋時號小邾曹
姓不知何時改名鄒或以其居鄒而名之歟今兗州府鄒
縣孟母冢在鄒縣北二十里閻百詩謂孟子非生於鄒意
以爲孔子鄒人孟子不應與孔子同生一地然孔子生於
鄒邑昌平鄉蓋叔梁紇爲鄒邑大夫時孔子生三歲而孤

聖母卽家於鄒後徙居魯都不知何時前人以孟子爲孟
孫後殊非孟孫世爲魯公族卽支屬亦不當居鄒爲齊民
孟子蓋別氏孟者也閻氏因孟子爲孟孫後故謂孟子不
應生於鄒然孟母墓在鄒縣則其爲鄒人無疑孟子鄒人
信而有徵者也爲孟孫後無確據者也孟子言孟獻子百
乘之家也若爲其後則不應如此云云故斷以別氏孟鄒
人爲的孟子因家於齊故葬畢返齊終喪並非北面爲齊
臣而當時客卿之祿亦不以遭喪輟故孟子儘可反齊終
喪也師弟問答如家人父子相告語若三年喪內不可與

弟子言論則孔孟講學爲業必遣去生徒緘默三年乃爲盡孝於理旣爲不通於禮又無足據此皆前人拘窒之見也或曰客卿之祿不以遭喪輟何以知之曰戰國時諸侯畏策士往來人國挑動干戈各國皆養士馮援彈鋏興歌而孟嘗卽爲之家可知養士必安其身家也孟子挈家於齊客館有常祿何不可以終喪乎若廬墓非禮顧炎武已能辨之此不足以難孟子不得不可以爲悅數句泛言人子事親之心不粘葬事說下無使土親膚節乃正言棺槨之事爲悅爲親悅也若人子於親沒哀痛無窮卽得之有財豈堪悅哉獨無皎乎皎乎作快字解亦欠安終天之恨何窮形骸之化莫保卽無使土親膚遂快然於心乎不以天下儉其親言雖竭天下之養可也極言人子無窮之心如此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趙氏曰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燕王子之燕相也子謂沈同也朱子曰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卽從仕之人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
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
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
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
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朱子曰天吏解見上篇齊
無道與燕同如以燕伐燕
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
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

附解語云伐國不問仁人齊伐燕孟子何以言其可伐蓋當
時周室之令已不行苟有弔民伐罪之心者起而尊周禁
亂亦聖賢所許齊王若商之孟子必將令其上告天子奉

辭伐燕正其君臣安集民人此方伯之事也乃王不問而
沈同以其私問祇是局外閒論故孟子但以可伐告之而
同不以聞於王王竟伐燕取之乃告於孟子孟子逆知其
不能安民匡亂也故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及諸侯將謀救燕王又質之孟子孟子乃告以旄倪等語
此皆事後補救之辭非萬全之計若使舉事之初卽以孟
子爲依歸必不至此此章乃門人事後追記以見孟子至
公至明之心章首提明以其私問大旨已明惟天吏則可
以伐之當時周天子尙存德非天吏位則天吏也齊王若

奉周之命以救民爲心亦爲天吏而顧不然則以燕伐燕而已朱子謂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物來則照之然不能揀其背而照之說統謂孟子未嘗輕貸燕亦未嘗輕予齊要識得聖賢大公之心皆得之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史記齊破燕後二年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王自慙於孟子

則孟子未勸齊伐燕益明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

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

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朱子曰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

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國三人武王克商仍使武庚君於舊都司其土地人民而武庚不肖故以管叔三人監之猶舜之於象使吏治其國而輔翼之也曷意管叔不體武王之意反誘武庚爲亂周公乃奉成王命而誅之賈以此病周公而欲爲王解慙也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

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

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

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賈以周公不知管叔之畔解齊王不知燕之畔不知周公與管

叔兄弟也至親以至誠待之不逆料其將畔其不知也正其大公至誠之心也故曰過亦宜也且古之君子

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

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

爲之辭

更平聲。朱子曰：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辨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

附解聖賢行事計義理未嘗不求萬全而意外之變或有不
能逆料者人心轉移在乎頃刻雖賢智亦不免中變而常
流無論矣管叔與武王周公爲同母弟兄文王太妣之聖
德所以教導之者與武王周公宜無不同而武王周公使
監殷時亦豈第以其親而使之哉乃管叔爲武庚所煽惑
固周公所不及料者未可以爲過也而陳賈以之爲過孟
子亦卽姑以爲過而曰弟也兄也明乎骨肉之間不預料

其不肖非果過也語類謂周公當日作此事也大段疎脫
則是竟以爲真過殊未得孟子之意且云周公不過是怕
武庚畔故遣三叔監他爲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與武庚
同作一黨則尤大誣聖人之心不可不辨也夫紂爲無道
天下諸侯同心畔之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豈武王要結
之哉蓋如山東豪傑羣起而亡秦武王勢不能禁止之則
不得已因而約束之牧誓一篇是也使武王不從諸侯推
戴之意束身歸周諸侯亦必滅紂而斬商之祀廢湯之政
互相爭立民遭塗炭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武王不得已

而應天順人紂聞天下畔已倉猝自焚非武王迫之也今
秦誓三篇偽造非秦誓古本而汲冢書尤謬遂致先儒紛
紛疑竇若使武王周公有一毫利天下之心而孔子繫易
稱其應天順人與子游言禮謂其順時爲至大不亦誤乎
惟武庚不可輔而天下諸侯亦無可作君師者故武王遂
自爲之而由是反商政政由舊自堯舜遞傳以至於湯之
治法道法賴以長存而且仍封武庚於故都土地猶是人
民猶是俾其修禮物以作賓王家其大公無我之心何如
因武庚非賢知之才是以使管叔等爲三監仍古制也非

恐其畔亂也若使其憂畔亂則何不別遷之於他國而必
仍使在舊都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伊尹非道非義一介
弗取天下弗顧孟子之稱夷尹也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不爲曾武王周公獨不然乎聖人之心如青天
白日敞跼天下凡聖皆然觀巢許嚴陵清高之士且然何
况湯武故陳賈以爲周公過者其失猶淺而以湯武征誅
爲紊君臣之大防者其失甚此名教所關聖人大節愚故
不得不反復而辨論之至林氏謂齊王知慙猶有羞惡之
心其臣不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其說甚美游定夫謂管叔

與象不同亦得大義然猶有未盡者象之害兄父母命之也舜方求順父母而不得則但使象不能害己足矣豈能忘父母而念弟之惡管叔不知武王周公至公無私之意而與武庚爲亂既陷武庚於非道幾墜成湯之祀則不得爲紂之功臣且不知武王周公繼述文王之意尤不得爲文王之肖子周公奉王命誅之非周公私罪之也其情事不侔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

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朝音潮○客卿受祿亦臣也第與委贊者不同齊王久而不用孟子故致祿而去而王復虛詞促駕孟子亦虛辭應之而已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

言之

爲去聲○朱子曰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取也式法也盍何不也王欲以虛禮博尊賢之名實不能委國受命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

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朱子曰陳子卽陳臻也孟子旣以

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

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

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壘。朱子曰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罔壘之斷而高者子叔疑嘗不用而使

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所為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

異此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

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

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朱子曰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

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附解戰國諸侯各有客館養士然泛泛者多孟子至齊自是

王問其賢而禮敬之故待為客卿禮貌較他人不同故孟

子安之而且挈家於齊乃啓導多端久而不用孟子則不

可以虛文羈矣齊王就見即挽留亦未必肯住而况不以

現在不可去為辭以繼此或得見為請是無意留孟子矣

時子不直告孟子而因陳子以告想亦知孟子未必肯留

但以為齊王之意不可負耳孟子不便明言己道不行祇

就辭祿之意極言欲富之賤使知既非欲富則是必欲行

道此對面着筆之意惜乎王既不知而時子亦不悟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晝當作晝音獲下同為去聲下同隱於斬反。趙氏曰晝齊西南近邑孟子去齊歸鄒宿此朱子曰隱憑也客不

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
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
又反語去聲○
朱子曰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道達誠意
於其側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常有賢者在君之左右
白其賢蓋孟子非不可留而齊
廷無人故孟子道不能行也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
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朱子曰長者孟子自稱也
客不言孟子之賢使王用之而以私
意來留行是益促長
者之駕為絕長者也
附解當時士風卑靡見孟子在齊尊以客卿祿以十萬已是
非常禮遇故客留行以為孟子可不必去也不知聖賢之

心惟欲救世安民必可以行吾道而後就之若有一毫疎
慢之心即是輕道雖天下弗顧也然此意不可與俗人言
第言子思三人當年所以久留人國之故以明齊廷無人
坐視其君昏亂而不救非欲客薦達己於王也按繆公時
公儀子為相子思亦未當國故魯亦不振第繆公猶知尊
禮子思耳此章只重繆公之側有人不必及此泄柳申詳
品固不如子思然孟子言安其身則亦非可苟留者舊註
維持調護安二子有語病不可從畫作畫蓋以畫而得名
在臨淄城十八里水南山西有王蠋墓史記田單傳樂毅

聞畫邑王蠋賢令軍申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皆是地也俗以澆水為宿因孟子在齊宿於此而易名乃或謂齊有畫邑又有畫邑廣韻畫姓畫邑大夫之後鑿空之語不可信隱几古人席地而坐纓之則有几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畫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趙氏曰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里道遠之恆辭也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

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扶下

同惡平聲○朱子曰見王欲以行道也今予三宿而出畫於

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當時王必有得罪孟

子者故孟子決於引去張氏甄陶曰再言改之必有所指齊王此過有所便於己忍而不能改是以欲問孟子而不敢明言時子陳子與雷行之各皆有所受而來亦得其情矣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

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

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由猶通

如水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愚按孟子之憂者天下之民不安也王猶足用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為善故欲輔齊以安民非為己也

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

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朱子曰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尹士聞義而服亦君子也

附解聖賢救世情殷然枉己即不能正人故不輕於托足齊

王禮聘孟子孟子必不容逆料其不可而弗至既至而見

齊王非誠能用賢之主便有去志特以其禮貌尚優王猶

足用為善或有翻然易轍之一日故不即去繼而齊王不

知何事得罪孟子義不可以久留故去然是時生民塗炭

大有為之君既不世出而齊王天資朴實猶堪啟發故遲

遲其行以冀悔心而竟不然則天未欲平治天下也蘇老

泉評此章謂纏緜幽深離騷似之蓋其惓惓救民之心形

於詞意有令人反復而流連者學者誠由是而得聖賢之

用心則有以祛夫私妄之念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

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趙氏曰路道也於路中問也朱子曰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孔子之

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朱子曰彼前日此今日隱

時心宜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朱子曰自堯舜至湯自湯

至文王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

名於一世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類由

公孫丑下

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朱子曰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之時按史自武王至孟子時已八百餘年而云七百有餘歲者約略言之猶堯舜至湯湯至文武皆過五百年而俱約言五百年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舍上聲

○因天心未欲平治故憂世深而形為不豫也如天欲平治天下則己道必行可以救民而釋然何為不豫哉蓋言所以不豫之故非怨天尤人比也

附解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蓋聖賢克己自修

念念求其無愧不一毫願外也然私妄日除天理日熟性

分之清明廣大既與天同此心之慈祥愷惻自與天合由

是一事之善欲推及於人一物之危即引咎於己由親親

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天下一家也中國一人也即不遇

於時而恫瘝斯民之心未嘗一日去諸懷抱况孟子既遇

齊王有可以為善之資而又不果行安能免於不豫充虞

錯認不豫為有怨於人故孟子明己濟世之意以見天心

未轉不能不戚戚於懷舍我其誰非自誇張乃言舍我更

無二人故一己不遇即生民塗炭不休而嘆息於天心天

未悔禍幾乎聲淚俱下矣孔子天下有道某不與易果哉

末之難皆是此心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閻氏曰

今兗州滕縣北十五里丑以客卿為仕齊疑孟子之不受祿也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

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非也非仕而又不受祿也崇地名孟子初見王即知其非大有為遂

有去志既未可以行道則不可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仕故不可受祿變其初志也

齊非我志也

師命賓師之命王繼而以賓師待之猶知禮貌可不即去故始留以觀其後而竟不然故久於

齊非其初志也

附解孟子一生不見諸侯其見王於崇必王禮聘之也一見

齊王即知其非大有為之君故退而即萌去志繼而王以

賓師處之則感其禮貌自可以稍留倘齊充其尊禮之意

委國而聽斯道大行矣無如僅以虛文久而不用是以決

去客卿亦有祿但非任事任官之祿比孫氏奭以師命為

賓師之命甚合若言師旅之命考諸史策既無其事且欲

去而因師旅久羈並前數章情事亦不合也賓師之命或

疑為鑿空不知當時遊士鴟張列國懼其為患故為賓館

養士有厚薄之分尊之者曰客卿或處以賓師之禮繆公

於子思未嘗任之亦未嘗臣之孟子應聘至齊王平日亦

知其賢以其齒尊待以客卿即賓師之位也故王稱為夫

子而孟子亦言為長者慮不及子思將朝王聞王命遂不

果焉孟子初至知齊王不足有為即欲去既而王以賓師
處之言將行其言也禮貌未衰則就之正此之謂孔子見
行可之仕際可之仕公養之仕皆然非孟子創為之也

四書恆解孟子卷二終



